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四年二月第一百四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ruary 2014



140

- 詩人鄭玲紀念特輯
- 弗里德里希·尼采詩選
- 存在與虛無



目錄

No.14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人鄭玲紀念特輯

鄭玲遺作 3-5
悼念詩文 5-7

詩創作

李雲楓 末日／鬼魂 7
熊國華 十二生肖 8
余問耕 毛筆／蠟燭 8
寒山石 碑／石雕／價值／懷念狼 8
嚴力 2012 春 三首 9
錢雪冰 想起父親／為你／斷景 9
向明 花叢間／風暴過後 10
趙明 今宵無語 三首 10
草樹 傳訊 10
桑克 霧中風景 11
張耳 一首好詩 11
張天男 雪 11
高山松 秋天的聲音 三首 12
夏子 移動時代的微美學 12
王際源 心經 12
仲秋 腐爛的過程 13
俞昌雄 他們前往教堂唱讚美詩 二首 13
王麗楓 烏鴉飛來，我換妝 二首 13
銀髮 一種超脫即將完成 二首 14
陳葆珍 致雪花 14
馬晨洋 請你關上門／來到樹下 14
雷默 曉莊廣場 15
王壘 春天的約定／元旦 15
依雯 小黃花也有春天 15
秀陶 拜鬼 16
輕鳴 全球手機在 xiǎng 三首 16
遠方 秋天的心事 17
蔡克霖 青岩小鎮 17
杰地 雪的短語 17
冬夢 蹙眉女子 二首 18

張子清 霧霾／圍牆 18
魏鵬展 體弱／伴你走下去 18
李斐 方言 三首 19
于中 人行道 四首 19
蔡可楓 叮嚀 19
謝勳 這一盅茶的工夫 22
曉蘭 魚 22
王婉娜 玫瑰教堂 22
杜風人 騾車／香蕉／囚籠的鑰匙 23
林小東 一曲悲歌／照鏡 23
達文 花蝴蝶 四首 24
姚詩聰 夜台北的隨想 24
張禮 在春天相愛 24
陳銘華 眼鏡寓言 25
徐澄泉 一座名叫邵夫子的山 25
聶難 塵埃 25
夢陽 濕地的草 25

學生園地 20-21

譯詩

秀陶 一雙褲襪◎莉拉·者格 26
謝振煜 第4屆越日俳句獎 26
岩子 弗里德里希·尼采詩選 27
戴珏 伊莉莎白·畢謝普的詩 28

評介

胡爾泰 存在與虛無 29
向明 詩人眼中的“霾” 32
古遠清 謝冕：詩壇風景中之風景 33
劉耀中 威廉·埃弗森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越南 Saba 剪影／陳興麟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塞遙 (紐約)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林明理 (高雄)

詩人鄭玲紀念特輯



鄭玲出生於1931年11月，原籍重慶江津縣。是中國當代詩壇上富有成就的女詩人，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株洲市作家協會主席。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株洲市文聯等單位從事文學編輯工作。出版主要著作有《風暴蝴蝶》、《小人魚之歌》、《瞬息流火》、《鄭玲詩選》、《鄭玲短詩選》、《鄭玲世紀詩選》、《過自己的獨木橋》、《幸存者——鄭玲詩文選》等多部詩集，及散文集《燈光是門》等8部。部分作品譯為英語、法語。先後獲中國詩歌學會首屆“艾青詩歌獎”、中國作家協會《詩刊》優秀作品獎、“花地”文學獎、秦牧散文獎、湖南文學創作獎；2009年獲中國作協“為褒揚老一輩作家為新中國文學事業建立的功勳”頒發的從事文學創作60年榮譽獎章，2010年獲“曼殊杯詩歌終生成就獎”，2011年獲“天問詩歌終生成就獎”。2013年11月29日下午14:35逝世，享年82歲。

鄭玲遺作

你攜帶草原

——致馮秋子

在金秋

藍天的手裡
滑下一段白雲
那是藍天
獻給草原的哈達
你
就這樣誕生了

秋天的風

驅趕陽光
伴你遊戲
你披著
馬頭琴聲
奔跑
跑進春天
你出落得
白度母那樣美麗
在盈滿月光下
在瑰奇的幻境裡
聽精靈唱歌

炒米黃了
奶茶開鍋了
馬奶酒
澆灌山丹花
鴻雁向你示範

飛翔的優雅

你接受了
草原所有的訓導
像散文那樣

在胸中

把牛羊水草鋪開了
把山丘湖泊鋪開了
把風暴朝霞鋪開了
你

把馳騁

把牧人高亢的長調

遼闊地鋪開在

自己的肉身裡

草原唯有的
色彩、光影和衝動

與你因此

不可分離

你攜帶草原
來到我們中間
我們所有人

就享受了

一望無際的
熱烈與明媚

碎夜

暴雨的鐵蹄

肆無忌憚踐踏

夜被敲碎

夜的碎片
在空中飛舞
夢

無處藏身

夢找到我
想鑽進
我的被子裡
繼續 做夢
無奈我
比夢淒惶
我在
夜的碎片裡
抱頭鼠竄

一頭撞上

碉堡 鐵絲網
碎片

劃傷了 手臂
還有臉龐

愛情從誕生到死亡

愛情從誕生到死亡
不過兩次鐘聲之間
那樣短暫
我們相互給予的
是半個世紀短暫的相守
沒有爛漫的濃麗
只有思盼的清芬
帶著歡樂
也帶著悲劇性

我們掙扎在巨大的陰影下
通過一連串的失敗感到勝利
感到的勝利如海市煙雲
雲消霧散後呈現清晰的
不過是失敗

失敗是搏擊的寧靜
在殘陽血色的光照中
我倚靠你
平時我喜歡這樣的狀態

你是一個散淡的人
看起來總在休息
其實你始終在工作
一個散淡
而永不疲倦的人
風風火火很難完成一件事
在什麼也沒完成的開頭
你已經消耗殆盡

有時我會為你工作太久
與你激烈爭吵
兩個互為生命的敵手
在爭吵中獲得力量
我把最後的力量使出來
激發你的散淡
散淡的回憶甘美

往事是伴人走向墳頭的瑰寶
我需要你永不疲倦的散淡
我生怕老了
沒有人陪我檢點藍寶石

總聽見一群人唱歌

重病初癒
每夜臨睡時分
朦朧朧朧
總聽見一群人唱歌
——他們在過節

不知他們是誰
他們好像是所有人
他們的聲音不可描敘
聲音的姿勢不可描敘
聲音的色彩不可描述

許多事物是無法描敘的
就像我
分不清朝雨後的
明霞與蓮花
分不清夕照中的
飛霞與瓔珞

我分不清楚
明月的光華與神的微笑

歌聲使我想起
那微笑托起的月輪
寧靜的深處
永恆的東西就在那裡
給你迷醉心懷的智慧
——人與萬物的默契
我與神的默契！
我與人的默契！

眼淚認得她

——致蕭融

我在高處
是雲端
比雲高一毫米
是珠穆朗瑪峰
比峰巔高一毫米
我伸一個懶腰
雙手就觸到
光滑的天穹
天穹之上
玉樹銀花
——花色作異寶色
琉璃色中發出金色光

我在高處
同一瞬間
是臥、是立、是遊蕩
我同是在
瞭望
望故鄉
飄來的風

我看見我的主
有五色光從他口出
我聽見他
沒有聲音的聲音
他要我
用他的名號
呼喊他

他就會
派他的弟子
來接引

我笑
我說“不”
他說
你等什麼
我說
等故鄉的風

故鄉的風來了
我卻不認識
風用如波長髮
撫觸我的臉
我還是不認識
風走了
風傷心了

風不甘心
又回來了
這回帶著雨
帶著她的眼淚
眼淚滴到我臉上
風說 你不認識我了嗎
我還帶來了
你沉睡著的
盟訂三生的愛人

眼淚認得她
我認得眼淚
我向她伸出手
熱淚打濕了腳下的泥土

每一滴雨是一朵 蝴蝶蘭

——致曉渡

沙漠的夜
夜的沙漠
沒有聲音
沒有人
沒有樹
沒有花朵

也沒有光亮
尤其沒有
水
渴死了

很久了
我在荒漠掙扎
望著遙遠的天體
我祈禱
祈禱每一顆星
變成雨
變成使萬物復蘇的
液體

星星啊
你的光輝
你的高貴和榮耀
我能欣賞 仰慕
但我需要的
是水
我只要
光輝四射的
每一顆
耀眼的寶石
都成水滴

這天
神跡出現
有一顆
我凝視過很久的
星
他的光芒
化而成甘霖
每一滴雨
是一朵蝴蝶蘭
我立刻置身於綠洲
我看見人了
看見樹木花草了
聽到聲音了
我的宇宙
鋪滿蝴蝶蘭
幽香被深情的
雨水濕潤

悼念詩文

■彭國全

你的背影 —— 追思鄭玲

你走了，
永不回頭，
留下你的背影

化作氣流，生生不息，
我們感覺到
你的氣息和體溫；

當凝成水質的美，波動
如眼波，一波一波 盪起一切心弦，
弦樂奏響了詩音潺潺流淌；

花笑開了，因都被女子比喻了，
從氣化、液化 你的情感凝聚
作蝶回報 在風暴中護花。

你的影子，在黑夜
以朦朧的星光把詩貯入
夢中，幻化世界。

你走了，不上天堂，
也沒走失，你的背影
歇在 你的〈背影〉中。

附言：在湖南株洲建立的湘江景區十六個詩碑，銘刻徐志摩、艾青等十六位詩人的名作，其中有鄭玲的詩〈背影〉選錄，女詩人年輕時美貌如花，有美女詩人之稱。
2013. 12.6



熬過了的青春

◎羅賓

在很長的時間裡鄭玲沒有相對安定的居所，這段時間實在太長，以至她沒有保存任何舊物的能力。她甚至拿不出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照片來。關於她的青年時期只有去記憶中搜尋一鱗半爪了。

鄭玲能記得起的最早與詩有關的事，是一種叫《黎明的林子》的沒有封面的用很黃的紙印刷的詩刊，後來這小小的刊物更名為《詩墾地》。當時她讀初中一年級，這時候已經喜歡讀文學方面的書了。她特別愛讀文藝復興時期的書籍以及文學大師們的傳記。她自己回憶說：雖然年紀小，居然也有些懂。這一切啟發了她的追求。放學後，她常徘徊在重慶北碚黃桷樹的那間小土屋附近，那裡住著編輯《詩墾地》的綠原、鄒荻帆、曾卓等詩人。這是非常光明的記憶，鄭玲終生崇仰著這幾位詩人。她最早的詩作〈我想飛〉也是這時候寫的，老師幫她發表在《江津日報》上。後來就隨同一群進步青年“飛”到湖南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湘南游擊隊。少不了餐風宿露，少不了光著腳作幾十里路的夜行軍。她在游擊隊文工團，做些迎接解放的宣傳鼓動工作；以她的性別和年齡（小妹子），接受過進城監視敵人動靜的任務。那時地下武裝保護過一些文化人，她奉命陪伴過女作家白薇。這時候精神上極其充實、亢奮，算是她青年時期很美好的時光了。這“美好”是與艱辛、緊張、危險聯繫在一起的。

解放後鄭玲先後在長沙市工人文工團和湖南省人民出版社工作，這期間有條件讀大量的書。她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愛讀普希金、屠格涅夫；也愛讀托爾斯泰、赫爾岑。這些作品中的養份，成了她本質性格的培養基。她基本是不屈的、犧牲的、悲劇的。新中國成立之初，人人熱情洋溢，忘我地工作、創造、歌頌著。關於明天，想到的只有幸福與輝煌。她開始了詩創作，《長江文藝》是她經常發表習作的地方；也在《人民文學》發表過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江大橋詩二首〉。諷刺的是，不久她就

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這是鄭玲青年時期發生過的最痛苦的事情。記得當時她在鬥爭批判她的萬人大會上搶過大會主持人手中的話筒大聲地吶喊：“你們扯謊！扯謊！”

從此她失去了工作，她什麼都沒有了，都被剝奪了，正當她的青春年華。

流落到社會上之後，她認識了陳善壩。他們都在城裡教夜校，後來挑土挑泥沙。後來又流落到鄉下去了。這期間他們一起坐監一起流浪、東奔西走。在旅途上，在風雨中，在車站的角落裡，在臨時駐足的農家茅舍，他們靠背誦唐詩宋詞，靠講《九三年》《基度山恩仇記》禦寒充飢。後來又在湖南省江永縣的大山裡落戶了，收成最豐的年頭，兩個人一年勞動的收入不過一百元。白天他們勞動兼接受批鬥，晚上圍坐地灶邊煨紅薯烤包谷。有時她會朗誦她的新作，朗誦完了便付之一炬。

這已經是在災難中了。但在災難中過習慣了也就不覺得是災難，它變成了平常日子。在這樣的平常日子裡再有災難臨頭，就是更深一層的苦痛。文革中，善壩被投入鐵窗。她獨自生活在黑暗中。兩人共處的黑暗是光明，一人獨處的黑暗便是黑暗中的黑暗。後來善壩獲釋回到她身邊，她說那種感覺就像四九年全國解放一樣興奮。那就像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劃亮了一根火柴。那就是光明。

鄭玲熬了幾十年，終於把青年時期熬過去了。此後又不知經歷了多少波折，到了她早已不是青年的時期才重新發表作品。我見過台灣詩人王祿松這樣說鄭玲的詩：“非經大思考、經大災劫、茹大苦痛者，焉能臻此。”我很佩服王祿松先生僅憑詩文而知人之深。

鄭玲長期生活在不容易自由選擇美學立場的年代。在她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她堅定地堅持了自己的立場，難能可貴地從不諂媚任何文化勢力。在有60年創作歷史的詩人中，這種藍天般的純淨是不多見的。她的作品忠實而豐富地表現了她的心靈世界。從她優雅、華麗、有時又是悲壯的詩篇中，我們發現詩人本身是一個痛苦與奮鬥的故事，他的成就應歸功於她多次幸運的失敗。

風暴蝴蝶

—— 懷念鄭玲

◎非馬

我常想作家有兩類：一類用頭腦寫作，另一類用心靈寫作。鄭玲無疑是屬於後者。

1996年11月，我到中山及佛山參加第三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歸途經過香港順便探望親友。從嘈雜緊張的香港街頭逃入旅館，我頭一次接觸到鄭玲的作品，有如在焦渴的沙漠上發現綠洲，水聲潺潺。在返回芝加哥的飛機上，我展讀她送給我的散文集《燈光是門》，感覺她就坐在我的身邊，娓娓向我傾訴她酸酸苦辣的一生。

短短幾天的相聚，我對鄭玲雖有了一個相當良好的印象，但這印象要等我回到芝加哥後，才有血有肉、明晰生動起來。之後她又陸續寄來了一些她的詩文及評論資料，我對她的了解和親切感與日俱增。這親切感可能多少同她對我的詩文毫無保留的熱情讚賞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那種把寫作同生命緊緊連在一起，對文學無悔無怨的熱情與奉獻。這樣的作家，就我所知，是越來越少了。

《燈光是門》最感人的部份是寫文革下放經驗的第一輯。〈野刺蓮〉、〈豈是閒愁〉及〈詩和丈夫〉是這輯裡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豈是閒愁〉給我的震撼最大最深。我想沒有從那個時代環境裡活過來的人，恐怕不易了解（也許因此無權評論），為了讓來訪的友人們胃裡添一點油水，而把一隻相依為命的狗殺害，這樣的人間慘事。更使我久久低徊的是作者事後不但原諒了堅持殺狗饗客的丈夫，多年以後，當她想再養狗時，丈夫因念舊或懷疚而加以拒絕，更加深了她對他的愛。這種迫使讀者直視人類處境並對人性作深切反思的文章，我相信是最好也是最有力的傷痕文學。

作為詩人，鄭玲最着力從事的，當然是詩。像她的散文一樣，她的詩也是她美麗心靈的自然流露。《風暴蝴蝶》和《小人魚的歌》裡的詩都表達了她對人

生美好的憧憬以及對愛的掙扎、犧牲與奉獻，可說篇篇都是力作。但一向喜歡短詩的我，更偏愛她嵌在散文〈野刺蓮〉裡那首題為〈假如火山爆發〉的詩：

這座城市
是在我們相逢之日誕生的
是我們走成了美麗街道
看藍了江水
造一個天空
伸向高遠

假如城外的火山
突然爆發
兩千年後
我們依然這樣手挽着手
從廢墟中走出來
在月光下穿城而過
我依然用我的這張披巾
為你遮住深夜的寒露

這首她當年同善壩兄一起走在夜涼露冷的小路上談戀愛時，便已在她心頭醞釀盪漾的詩，完美地表達了她對愛的期許以及無私的深情，雋永而耐讀。

或者，我們竟可把它當成她為人類寫的一首情詩。用她傾畢生的心血織成的詩的披巾，為她熱愛的人類，遮住生命中的寒露。

2014年1月16日於芝加哥

詩人的終極寫作

——記重病中的鄭玲大姐

◎劉荒田

寫過許許多多的經典詩篇的當代名家，近年來獲得多次詩獎的重鎮鄭玲，滿80歲以後，無論精神還是肉體，都難以收拾地垮台了。按常理，從事寫作必須有這樣的前提：體力可以對付，神志尚稱清醒。如果說，她在一天之內，能夠拿得動筆，寫出尺蠖爬行一般的字的時間，不超過一個小時，去世前的半年，沒法提筆，只好

口述，丈夫記錄。“早上說了兩句，自稱昨晚一整夜就想出這麼多，吃過晚上，又想起一節。”陳大哥在電話告訴我，那是沒有蟬鳴的6月，我在舊金山。那麼，她的心智，能否勝任作詩這般高級的思維活動，實在是天大的疑問。

神智不清者果然能作詩？比如醉酒，有人舉出“李白斗酒詩百篇”的例子，此外，漢高祖寫〈大風歌〉，曹孟德賦〈觀滄海〉，似乎也與酒精有關。不錯，杜甫有詩“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壯游〉），可是，“新詩改罷自長吟”之際，是清醒的。現代詩人中也不乏飲者。作新詩作了70多年的紀弦，數年前患中風，從此擱下詩筆。壯年時期在台灣，他可是以豪飲著名的。但他多次對我承認：“喝酒歸喝酒，詩都是清醒時作的。”醉時作詩，而且寫得漂亮，道理也許和夢中作詩以及瘋子作詩相通。作詩者未必神智清醒，但好歹心智能夠運作。反之，只能寫出胡話，一如夢囈。以我有限的讀書和閱世經驗，還從來沒有看到古今中外哪位詩家，在頭腦處於混沌狀態，還能寫出佳作。

可是，我們的鄭玲做到了。這是她在去世前7個月寫的〈攜帶草原——致馮秋子〉（略，全詩見本期頁3“鄭玲遺作”）。

陳大哥和往常一樣，把這首寫在紙上的草稿打字（只有他才能辨認，並改正錯字），發給在北京的著名散文家馮秋子。馮秋子欣喜若狂，在回信說：“這是從天堂那裡傳遞出來的聲音。”“是鄭老師發出的天籟之音。活脫脫的人道精神和捕捉生存精緻的至深至上的藝術知性、智性。”

沒有疑問，它不僅是畢生為詩的鄭玲的“最佳作”之一；也是當今喧囂而缺乏底氣的詩壇中難得一見的經典之篇。因遺忘而荒蕪，因衰竭，而紊亂的心靈，居然在最深處保留著澄澈、敏銳的詩感。因久病而沮喪、厭世，因多年來藥物以及手術的副作用，

時而躁鬱、時而麻木、時而混亂的思維，居然如此井然有序，生氣勃勃，一如她因長得美，一出門就遭數十人追蹤、圍觀的文工團團員年代。我敬愛的玲姐啊，一輩子飽受摧殘，從反右到文革，從出版社到湖南最僻遠最貧困的永州鄉村，挨批鬥、坐牢、逃亡，歷盡人間磨難，熬過最黑暗的煉獄的靈魂，在風燭殘年依然健壯無比，遼闊無涯！

怎樣解釋這一奇跡、神跡呢？是天賦，是基因，還是別的因素？我以為，她作詩，是下意識主宰的行為。本來，下意識是“本能”的轄區，脫離世俗的束縛，所以自由；充斥原始的慾望，所以低級、無序、沒有邏輯，沒有歸納和演繹。它只在顯意識退位的時間，如醉，如夢，如癡狂，才有用武之地。然而，寫詩，是創造的高級階段，病體支離到這個田地還作詩，作無懈可擊的詩，豈不有如痴呆症患者駕駛宇宙飛船？然而，普天之下，偏偏有一個詩人，她的下意識是詩的草原！

她為詩而出生，而長大，而生存，而死亡。她就是詩，詩就是她。她的靈與肉合成為詩的天國。不是詩為她發言，是詩因她而能言；不是她才有了“詩眼”才寫出詩，而是“詩眼”製造了她的眼睛；不是她的心產生詩，而是詩生出她的心。詩和鄭玲，在生命的最後一程，已經難分彼此。到2013年6月，玲姐沒有力氣說話，更拿不動鋼筆，可是，詩作源源而來。陳大哥充當記錄員，有時候，早上念出兩句。到晚上，又念出一段。她說整首詩寫好了，陳大哥就去整理出來，輸入電腦。“她最後那點力氣，用來在詩的世界夢遊。”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詩人塔索說：“沒有人配受創造者的稱號，唯有上帝和詩人。”我們的玲姐，當此稱號無愧。

■李雲楓

末日

那麼，我們就說說海
說說消失的魚群與島嶼
說說落日，以及被枯草鋪滿的荒原
說說丟失的頭顱
荒廢的城市，街巷中殘留的體溫
以及密室中藏匿的內臟與血液
還可以說說刻在碑磚上的殘缺的姓名
以及模糊的往事
當然，我們也會說起繁華的星空，夢
境般柔軟的松林
坐在屋簷下沉睡的石像
那麼，我們就只能說說這些，說說這
個依然存在的世界
說說一隻麻雀飛過破敗的屋頂
碎羽滿地

鬼魂

你和他聊天，你嘲笑他沒有影子
他嘲笑你的體重，他說你永遠都無法
飛翔
你嘲笑他再也不能見到陽光，和感覺
到溫度
他卻開始說起星空，從大麥哲倫星雲
直到時間的盡頭
他說起寂靜，和人無法理解的遼闊
你開始沉默，你感到悲傷從毛細血管
中一點點蔓延
他停止說話，安靜的看著你
“其實，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去那裏”
他輕聲的說

2014年寄自北京

◎詩人鄭玲紀念特輯

■熊國華

十二生肖

馬

一日千里好
還是馬到成功好
伯樂說了算

蛇

最懂捨得，恆溫節能
能屈能伸，無足而行

龍

見首不見尾，見尾不見首
或者什麼都不見

兔

兔的可愛不是凡人能懂的
於是到天上尋找知音

虎

獸中之王，越來越孤獨
老虎的悲哀不是老虎的

牛

汗牛充棟的功勞
連皮都造福人類

鼠

我們已吃得又肥又壯
誰說是弱勢群體

豬

隨便你們怎麼喂我
反正都是給你們吃的

■余問耕

毛 筆

弱質彬彬但不會
一味隨波逐流的柔順
挺直胸腰
自有我的剛毅與狷狂

蠟 燭

苦苦守候
與火相遇那一剎
綻放我帶淚笑靨
引吭高唱
生之歌

2014年1月1日越南

狗

敢對太陽月亮總統山寨
張開大嘴——除了主人

雞

雞生蛋，蛋生雞
蛋生雞，雞生蛋
喔一喔一喔

猴

說猴像人，或者說人像猴
它都無所謂

羊

像白雲一樣潔白
角都卷曲著溫柔

注：微博微信微詩，三行以內的新詩，為微詩。

2014年1月12日廣州

■寒山石

碑

這石雕的名片
能傳承多久

原本是想不朽吧
卻也在歲月的風霜中
站成一根遺骨

石 雕

縱是一尊佛
刀起刀落 一轉身
便成為魔

沒有靈魂 再精美
也不過是別人的玩物
被肆意宰割

價 值

最值錢的是黃金吧
它卻散發著熏天的銅臭

最不值錢的是泥土吧
它卻哺育了芸芸眾生

懷念狼

小時候 大人常說
天黑了 早早回家
小心狼

還真的見過狼呢
夜半 也常聽見
幾聲狼叫

如今 再也聽不到狼嚎了
夜夜
都是人聲喧鬧

2012 春

1.

春天把各種潛伏的騷動
引出了洞穴
有的是旗幟和鞭子
更多的是蛇

2.

我們要一寸寸體會
大自然鮮活的肺功能
開車去
就會浪費許多沿途的細節
開名牌車就更浪費了

3.

春天能否為人間增添些香味
按照敘利亞和東北亞的局勢
目前還嗅不出來

4.

春天以高鐵的速度行進
車窗外的風景被拉成抽象
美學平面被昇華為速度
打磨得錚亮的欣賞力
名叫鐵軌
春天的廣告速度比自己快

5.

夢會不斷畫一扇春天的門
推開後裝上鎖和插銷
並掛牌為“知識產權”

6.

此季節適合賞花和軍演
適合衛星發射後的凋謝
適合導彈奔放也適合換屆洗牌

如果把這個季節夾進麵包
每一口嚼起來
都具有汁感相互衝突的味道

7.

春天的主流就是
沒人甘於貧困
其他的
都是支流

2012.3.

戰無不勝的感情

七十年代的中國
凡事都要向人間的主席請示
他即興的一首詩或幾句夢話
就要請整個中國
起床到街上去敲鑼打鼓
某次我睡眼朦朧地在人群中
遇到了碰過青春期眼神的女同學
就借機對著她大喊萬歲
而她也對著我把萬歲喊得山響
此事就這樣有了
地下工作般的刺激性
我們在千篇一律的發音中
參入了戰無不勝的男女感情

2011.2.

第三種光源

富者說燈光有價
貧者說陽光無價
政客們發明了第三種光源
那就是不斷用語言充電的
為競選照耀前程的手電筒

2012.3.

想起父親

天空還在
天空中呼嘯的風還在
田野還在
田野上被季節放逐的熱和冷還在
釘耙 鋤頭 鐮刀還在
釘耙 鋤頭 鐮刀還在繼續
描繪勞動的細節
只是那個抒寫者 換成了
擅長用炊煙飛針引線的
另一個稱呼
母親

為 你

我決定了
這一次一定為你
拐彎
直到把路走死
我將扛著路的靈柩
等待你射出那支夜之箭
擊中我的黑

斷 景

我只是輕聲罵了兩句
燈光就碎了

我聚攏起一地雞毛
怎麼也拼湊不起一隻雞的模樣

只有呆立於陰影中的那隻雞蛋
拚命捂住嘴

它要把學會的第一句話
說給黎明聽

2013 年寄自江蘇南通

■向明

花叢間

墜落滿地的油桐花說
輕微的軟弱是必要的
分明是飄零，否則怎會
形容我會婀娜多姿

站在枝頭的梔子花頓悟
濃烈的香氣有時必須
不然如此的脆弱
如何能說是群芳傲視

被風雨強暴後
漫步花叢間
無意地增長了
無從體會的許多見識

2013/9/11

風暴過後

一陣躲閃
之後 重新站定的
海濱那整排木麻黃
不用支撐
現場秩序井然

此時，真正需要救贖的
反倒是那被高山用力阻擋
重創得狼狽逃離現場
回不了頭的
那一大批
只好索性去流浪的
風的莽漢

2013/8/23

台灣颱風東部登陸，便被高聳的中央山脈地形破壞而威力消失，支離破碎而散去。

■趙明

今宵無語

颱風在網絡剛剛
貼上眉目
便迫不及待預支了
一園子
蕭瑟
銜著往事的小鹿
在不安的百葉窗簾
串進串出
一揮手
把電視機的氛圍
壓在厚厚棉被下
營造冷與靜
卻不能
安枕無憂

折騰了一個通宵
敲敲又打打
塗滿一地
自稱是詩的黃葉
還有那愣頭愣腦訕訕傻笑的
卻是站了一夜悶崗的
街燈

2013年11月海燕颱風之際

橋

一生
躬身求全
忍辱負重
卻未必討好
一生
在折舊程式的監控下
活得遍體鱗傷
卻強顏歡笑
月亮多可愛
可惜太遠
只有這無家可歸的醉漢
最貼心

2013、11月

■草樹

傳 訊

我落座之前桌子已經傾斜
桌上放著一杯水但是桌子已經傾斜
一杯平靜的水可代為壓艙石？
是呼嘯的陀螺中心那個鎮定的點？

早已成為一條動蕩的船。
劇烈搖晃。一端是咆哮
一端是一片孤零零的白帆顫抖

陀螺需要不停的抽打維持動態平衡
眩暈的弧。遇冷煙花。空白格。
風暴眼：一根高聳的桅杆。

2013-6-24 寄自廣西羅城

空空的夜色

——懷念鄉土詩人徐達光

一條漢子
一個堅持掰開岩石種花的
硬漢

好不容易揮去
一陣又一陣陰風陰雨
海燕走了
月亮剛睡醒
你卻不再低吟

這缺了一角的酒壺
今夜
惟有望空舉起
很詩的惋惜

2013、11、23 於堤岸

注：“海燕”：即2013年肆虐東南亞的海燕颱風。《很詩的惋惜》：書名，徐達光著。

■桑克

霧中風景

大致分上下兩層，
上層黑，下層灰，
當然都不純，
再減去一些。

把顏色調合適，
再模糊分界線。
上下，遠近，漸進的顏色
再分十七八層。

這就是興凱的霧，
從早晨瀰漫到中午的霧。
天空也是霧色的，
或說它被取締了。

霧的王朝開始了，
或說一下子就如日中天。
風景是平靜的，
沒有交響伴奏。

近處是大量的矮草，
有黃的，有紅的，有醬色的，
貼著未耕的地皮，
與稻茬爭論誰是倖存者。

偶有一棵高一點兒的，
是英雄的蒿草，彷彿樹一樣，
頂著細碎小球，在風中搖晃，
或者一動不動。

霧的遠處是一團模糊的
黑影——是更深的霧吧，
或說，就是未曾化開的霧核。
細看，又像一列傾斜的火車。

你有這個常識：那是楊樹。
而在風景中，它就是黑色的影子。
確定的，不確定，

■張耳

一首好詩

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要注意。
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第二不拿群眾一針線，群眾對我擁護又喜歡。
第三一切繳獲要歸公，努力減輕人民的負擔。
三大紀律我們要做到，八項注意切莫忘記了。
第一說話態度和好，尊重群眾不要耍驕傲。
第二買賣價錢要公平，公買公賣不許逞霸道。
第三借人東西用過了，當面歸還切莫遺失掉。
第四若把東西損壞了，照價賠償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許打人和罵人，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
第六愛護群眾的莊稼，行軍作戰處處注意到。
第七不許調戲婦女們，流氓習氣堅決要除掉。
第八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
遵守紀律人人要自覺，互相監督切莫違反了。
革命紀律條條要記清，人民戰士處處愛人民。
保衛祖國永遠向前進，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

“三大紀律八項要注意”已然變成了一首好詩。

生理的，非生理。

中間是一條土路，
兩條車轍的中間，是輪胎饒恕的
雜草。這是在堤上麼？
左邊是水渠，右邊是小河。

因為透明而顯得虛無的河水
與北方大多數灰黑色的河水
其實一脈相承，
只是因為水量太小而無聲。

霧的容量、形狀一直沒有變化，
盯得久了，就會覺得霧中
應該走出一些什麼：穿紅衣服的民兵？
穿黃毛衣的老虎？

從身後繞過一輛自行車，
後座夾著一隻塑膠魚簍。
甩出來一條鯽魚！灰黑色的魚皮……
自行車徹底隱沒在霧中。

2012.2.28.9:37 哈爾濱

■張天男

雪

雪 不可避免地從高處落下
它不可能對抗黑暗

雪 再加上風 烏鴉紋絲不動
流浪的人咬緊了嘴唇

雪 順著河流改變了方向
它要光著腳丫回到故鄉

雪無法像一個小丑
在鋼絲上站穩

雪 小心地粉刷著故鄉的窗戶
並試圖抬高死者的墳墓

雪把鳥趕進密林 把鞋藏在身後
把一盞燈摟進冰涼的懷裡

2014年寄自呼和浩特

■高山松

秋天的聲音

我的耳朵很背，經常聽不到
秋天的聲音，一隻孤雁
還沒有飛到核桃源，就被獵人
射殺在路上，哀鳴的聲音
被蕭瑟的秋風掩沒，核桃的鈴聲
也不能敲開秋天的迷霧，天空漸暗
蝓蝓開始奏樂，彈棉花的匠人
也重操舊業，把漫天的白雲
彈成一床棉被，厚厚的
壓在胸口

牽馬的人

一匹馬，走在自行車的前面
牽馬的人騎著自行車
一手扶著車龍頭
一手牽著馬韁繩，鐵蹄
在刷黑的柏油馬路上
踏出一串半圓的白印，自行車的輪胎
始終沒能拐出，牽馬的人
也在騎馬與騎車的選擇中
越陷越深，馬蹄
沒有封口，不知他能否從那裡
找到突破，而這條路
便被好事者
稱為馬路

老居民點

老居民點是一塊墳地，因為村裡的祖輩
在那裡定居而得名，那塊地
是不種莊稼的，種的
是一盒盒白骨，甚至連包裝
都不用拆，那塊地只能長出
艾蒿，狗尾巴草或者
蒲公英，我就是從那塊地裡飛出的一粒
蒲公英的種子，當季風來臨
我還會飛回去，不知那塊地裡
還有沒有
我的一席之地

2013年寄自荊州

■夏子

移動時代來臨時
人人如如不動
除了低頭
上天入地派遣多啦 A 夢
預約登天號的早鳥
駐紮雲端的那副靈魂
彷彿圖個備胎

移動時代來臨時
只有老骨頭移不動
節節敗退似摁不亮的鈕
看不清的老花不敵指令們
耍屏幕的花俏

移動時代來臨時
我已蠕蠕無足
回頭向我逝去的美麗們
訴說寸步難移因由
不是錯誤積習

豈能罷手？
老去那靈魂的導函數說
既然插翅尚未能飛
就以詩微分吧，或向舊時
吟詠最清越的樂音
也行

什麼時候才能真正？
拔起那鞘巨闕
揮舞如長鋒快劍
把個象形文字一掃千軍
或又把篆隸楷行草
和著我年少時囫圇吞下的棗
地毯式搜索來工整意象
讓破墨殘餘發酵
看歲月重重積分

入夜之後也許
再微一微這些加框的
所謂美學

移動時代的微美學

■王際源

心經

誦了百遍，千遍，萬遍
讀不懂心頭，雨花
摔在地上碎成的六瓣
一瓣
初生的光遇見化不開的雲
凝作瑤池邊的脂玉
二瓣
祠堂前滴滴答答的綿雨
揉碎春蠶的絲線
三瓣
風滑過梅子林
吸進青花釉的肺子裡
四瓣、五瓣
濃墨潑在絹布間
浸染出嶙峋間孤舟蕩起漣漪一片
六瓣
敦煌洞窟裡曼妙的佛音
化作心頭的念
輕輕捧起蓮
簌
泯滅成塵埃四散

2013年寄自北京

管它經不經典
溫不溫良恭儉
當不當仁不讓
通通的微呀微微上雲端
通通的喂呀喂
那回音，千聲一律：
你那邊，現在幾點？

2013/12/14 寫於北加州

■ 仲秋

腐爛的過程

有人說，腐爛
始於呱呱墜地時
又說
是在著床那瞬間

但多數人認為
腐爛
應從軀體倒下那刻算起
那一刻
嗨啾嗨啾
再怎樣使力亦爬不起來亦
轉不了身
這情景，無情地應驗了
蘋果的宿命
“凡掉下的，和
來自父母的
毛髮必然脫落，背脊
必然長蛆，脂肪
必然被時間
風乾
名字籍貫生辰等
必然以石材
打造”
千年後
還剩下什麼呢？
如果發霉的麵包可以
品嚐，必然是
凹陷的眼眶和
鬆動的下顎
使然

腐爛的過程
殊途同歸
一生只有一次
不同的是
有人經歷過老年
有人
沒有

2013年7月洛杉磯

■ 俞昌雄

他們前往教堂唱讚美詩
滿大街的芒果樹
獨自長果，壓著人喘不過氣來

男人們有時也空手回家
婚姻留給他們的只有一張大床

假如給我一天
我願意抹去無數雙眼睛

黑夜翻轉過來往往並不是白天
葉子吃掉春風，上帝無言
我看見，時間是一首死去的詩

羅湖

他們說，在羅湖，看不到黑夜
通宵的燈盞總能照亮很多陌生的臉
四川，湖南，江西，貴州，福建
他們像我一樣，一次次
要從擁擠的人群中分出各自的投影

桌上擺有一堆火柴和幾座村莊
它們閒置得太久了。偶有地鐵開過
那因動力而撲閃的臉孔相互打探
他們說，埋沒於時光中的肉體
現已得到寄養，如那獨自飲露的風

風是自由的，一次次拂過高聳的
地王大廈，而我隨手就能從空氣中
摸到攀升的足跡，在羅湖
他們說，每一顆心臟都裹著雲朵
天空再高也高不過隔夜的夢想

人世間的色彩，也只在這樣的時刻
我才稱之為“璀璨”，在羅湖
他們說，哪怕是玻璃中投來的反光
誰也無法分辨，因為這裡的飛鳥
從不停歇，但它們卻是如此的耀眼

2013.9.2 寄自福州

■ 王麗楓

烏鴉飛來，我換妝

黑，有時是光芒，相對於黑暗
譬如烏鴉，它卻讓我驚喜

整個黎明安然不動，什麼都是靜止的
你們聽到了嬰兒的哭聲
甚至是牆上的鐘錶，蹣跚的步伐

可我是另一個我，新的一天
你們不敢打賭誰的身體屬於這個時代
烏鴉的吶喊從未停止
正如我的傷疤，癒合，新生

如果事物之間存在著不可替代的
相似性，裸樹將長新枝
而那飛翔的羽翼將從肋骨下得以重生

烏鴉飛來，我換妝
你們可以不信我是人間最後一位
天使，但請你們相信
我一直飛著，比烏鴉更高更遠

在北去的列車上

在北去的列車上
我看到了一望無邊的玉米林
人們正在採摘
按照他們慣有的方式
而我在那一刻
想到了人們啃食的樣子
一粒一粒地掉光
最後，全都裸露了
我又想到人類貪婪的身體
它們一天一天地生長
最後也被啃食
可是，誰也無法確認
那股瘋狂的力量
到底來自怎樣的手

■銀髮

塵土飛揚
色彩被過濾為
默片時代的
那種黑
白

我有時走路
時而飄忽

並非環遊世界那麼適意
前面見到一座城牆
城門緊閉

然後
是輕輕唱著輓歌的一條大河
卻無渡河之舟

而海岸的風浪正洶湧
呼喚著
荒野無垠的沙漠

到了都市的鬧區卻越走越
靜
巷弄越走越
窄

在在都告訴自己
一種儀式必須要進行
或者
謂之曰超度？

2013年5月14日北卡

又冬天了

時代廣場上令人滿意的
陽光
在遊客的眼中仍然
燦爛著
秋收的稻色

■陳葆珍

致雪花

正在飛舞的小精靈
碰上我這不速之客
撲向我的臉
扯我的髮際
染我的衣襟
以非白為另類
可我這輩子
早已習慣
身為另類
我將冷眼旁觀
用自身的熱能
把你化成
一滴滴冰淚

2013年12月18日

紐約這麼可愛的午後
初冬的氣溫儘管想努力提升
暖和的速度卻仍然漸減
若準備
進站時的地鐵

對著巨型的彩色廣告螢幕
一個老人突然用紙巾
捂著
快七十歲卻依然敏感的喉鼻
意外噴出
一場冒失的
暴風雪

幸好新配的假牙
安然無恙
且非常美式的
他聳聳肩
趕快
嚼著一片口香糖

2012-12-18 紐約

■馬晨洋

請你關上門

請你們不要進來
哦，我倦了
我需要休息
我的房間只能容下我一人
它是廣大的
我正賦予它一種
廣大的意義

請你們暫時不要進來
我需要思考
怎樣將這種廣大帶給你們
我需要將這種感覺賦予
你們每一個人
我正在體驗這新的感受
如同男孩在水池邊嬉戲

請你快走開吧
去過你自己的生活
或許有一天
我們相遇了
因為我們都想從這裡渡過河去
尋找，啊
那一種誰也說不清楚的意義

來到樹下

來到樹下，看看那白茫茫的雪吧
只有這時我們才能忘卻太陽
和心中的憂愁，來到我這裡吧
以便從健忘的歡愉中記起它們

我們在這裡散佈希望
連同往日曾困擾我們的哀愁，如果你快樂
那就記住這快樂的時刻吧
要知道我們的友誼那樣永存不朽

2014年寄自新疆

■ 雷默

曉莊廣場

其實只是一座簡單的立交
上層棲霞大道
汽車或東或西飛過
下面和燕路
汽車繞著行駛

水泥包裹著鋼筋
廣告包裹著水泥
恍惚間，彷彿行進在
昆明、杭州、鄭州
或者，北京的五環之外

陽光照在橋上
陰影裏還有些許殘雪
旁邊工地上的灰塵
摻合著錦湖輪胎的化學味
一起消失在，幕府山中

這個春寒料峭的早晨
我又一次從廣場經過
遠看山上的積雪
我似乎在回憶
其實，什麼也沒能想起

2010.3.10 南京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
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于 中 \$50
輕 鳴 \$50
感謝 陳麗華 \$100 **支持**
方 明 \$500
王克難 \$80

■ 王龍

春天的約定

最後的雪花
是新年發給我的
第一封郵件
告訴我
溫暖的綠
和我有個不變的約定
快快乘著草木萌動的聲音
趕往漢語注冊的桃花源
鳥鳴致以陣陣熱烈歡迎

如此美麗的邀請函
粘著柔風的嘴唇
雨水的眼睛
太陽的笑臉
被陽曆的鼠標
拖進了農曆的對話框
經無限量地複製
下載在春回之前的每一寸土地

我群發了流水的短信
叫醒了類似冬眠的夢境
魚蝦的歡欣被反復置頂
先知的野鴨越過春江晚景
萋萋和蘆芽依照禮節
次第掏出個性的名片

元 旦

河岸捆不住流水
時針把鐘錶揍疼
此刻，詩人用抽象派手掌
吝嗇著光陰
浪漫主義被現實的餐桌
拒絕

■ 依雯

小黃花也有春天

剛跟寒流告別，推過陰霾的晴朗，遺留濃霧深處，冷笑的陣雨，把無從躲避的小黃花吹歪斜了。吃力地把頭抬起，心情跌宕，感到很躊躇，仍挺胸信念，窺視百花嘲諷自己的軟弱。熱乎乎的恨，啾了一眼羨慕，玫瑰的嬌，茉莉的俏，牡丹的秀，芍藥的麗，尤其是剛進口的色彩菊花新品種，如此傲慢奔放。真的，自愧不如，奈何造化，感嘆宿命，委屈低泣，跟旁那株萬年青，用寬大枝葉蔽護了自己嬌小身軀，體貼又溫馨地撫慰著，別再沮喪，萬物中各有各特性。撫心自問，女主人不是把妳的花絮夾在她的詩冊裡？唯獨妳的幽香，不值得驕傲自滿嗎？

2013/12/26 越南

衰草長滿日曆
老鼠鑽進思維
什麼心情剛剛開始
哪一種意象急需更新
冬日長路風聲凌厲

一匹馬超然物外
它騰起四蹄
在隱喻中定格
彷彿在等我們
一起跑回到從前

2014年寄自揚州

■ 秀陶

拜 鬼

日本人拜鬼了。他們拜的是供奉在他們靖國神社中為國捐軀的人，其中有曾經殘殺過中國人的人，還有一些甚至是戰犯，但他們殺害的是他們敵國的人。在自己的國內仍然被視為忠貞的人，是忠鬼

中國人也拜鬼了。中國人拜的是他們供奉在他們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一個獨鬼。毛澤東曾殺害過超過五千萬的人，但不是在戰爭中，不是殺敵國的人。他殺害的是他自己的生他養他的中國人。他該是什麼樣的鬼呢？忠鬼麼

日本人拜鬼。拜他們的忠鬼，是想要他們國的人們也要學那些忠鬼樣也起來為國捐軀，為國奮鬥

中國人拜鬼。拜他們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鬼，那是想要他們的人民也起來學那個殺了五千萬人民的什麼鬼一樣，也去殺人（一定要殺自己的人），殺人，殺自己的人

Jan. 2014, Village Green

■ 輕鳴

全球手機在 xiǎng

蜻蜓似的武裝直升機

VS

稻田裡的水牛

對 yǎn——對 zhì

黝黑的龍捲風裹挾太陽的金黃

雨 雨 雨

注 柱 住

情 擎 晴

天 天 天

批發的鼠輩出出進進幾何的多姿
全球手機在 xiǎng

註：Yǎn 是眼和演的漢語拼音。zhì 是質和峙的漢語拼音。xiǎng 是想、響、享和餉等字的漢語拼音。

入 mu ——贈 Van Gogh

永不合眼

巧奪

星夜渦流互補的無調旋律

挺立的冷柏睥睨教堂的塔尖

直面大牆，遙望心中的黑洞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not the question

樺樹林僵硬的遊魂

隱閉的年華年輪

透視

註：Mu 是墓、幕、目和木等字的漢語拼音。

記憶錄

禮拜日，鹽吃多了

閑逛免費開放的博物館

花心、狼心、野心鎖入地下室內的

保險櫃

由騙了的牧羊犬和年輕的老婆看押
摘除變色變焦，意識流行的腦袋
騰空，宛如乞丐的飢腹
饕餮後現代的藝術大餐
盡管根本無法享受

腳下野草 vs 頂上雜毛——媲美 PK

推子還在，理髮店搖身一變

咖啡館，Cappuccino 的泡沫

讓人聯想起 Αφροδίτη 的身世

古希臘的殿宇大多頹廢

那僅有的幾種柱式卻挺拔倜儻

襤褸的過堂風狡猾地穿過古老的防火牆

散發野人野性的野味，散發

空穴遊蕩的短平快，當然還有

宮廷 dāng xià 滋生的霉菌

一不留神失蹄墜入

絕望與鐵壁的夾縫

感覺倒不陌生

心氣兒身世擠壓成運

無韻的白話詩中隨性逆行

駕馭衝動節奏

qīng xīn 敲砸字眼

Liàn yù 熔煉斷章

對著夢境裡的破鏡鋤兒造境

出手，灰灰天網捅破

黑暗層層剝落

沒心沒肺就像蔥頭那般

啊！你的音色染紅了飄落的楓葉

每一道峰巒溝壑都是你經歷的刻度

是你結束了生命，還是生命結束了你？

尼羅、密西西比、羊水、忘川、冥河、

苦海通通乾涸

Apocalypse 昭示的全新創世紀

奇妙無頭莫明無尾

註：Αφροδίτη 希臘文，英文 Aphrodite，中文翻譯為阿佛洛狄忒，古希臘神話中的美神和情欲女神，傳說誕生於海中的泡沫。Dāngxià 是當下和檔下的漢語拼音。qīng xīn：輕心、清心、清新和傾心等詞的漢語拼音。liàn yù：煉獄、戀慾、煉慾和戀獄等詞的漢語拼音。

■ 遠方

秋天的心事

1.
剛爬上山崗
信鴿就落在肩上
一紙邀約
自我來處來
浯江南音清唱
就在今宵
名角新秀蒼萃
百年盛典
一片雲
停在腳下
我沒多猶豫
閒雲隨意念而起
飄然而去
2.
天一高
心就更虛了
什麼都沒著落
還是春天時好
在低處
半山腰可以纏綿
樹梢屋角
可耳鬢廝磨
可感受世間的酸甜苦辣
接地氣也通人脈
清高沒有用
世俗有世俗的境界
十月
還不是皈依的季節
3.
一串甜美的蟬鳴
從村頭的老榕樹飄來
我沒有迷路
那是童年許的願

■ 蔡克霖

青岩小鎮

——給情人

你如何諸葛或者八卦我都不去過問
只要你能夠把我的情人保管好
像保管好一塊玉，一塊潔白的玉
擲開那一個善於雕琢的石匠呀
我還要借你的炮台，作我順風的耳朵

我把我的情人交由你保管
早就知道你是善於恪守秘密的
比如滿山紅花彼此都叫不出名字
你保管過歷史，保管過好多神奇的人
你是只保險箱，鑰匙仍存放在我的手裡

每天，我都會通過衛星與你定位
你眨一下眼，我便知曉我的情人非常安全

2007/4/29 南京

是我出遠門時
再三的叮囑
故鄉的容貌變了
幾乎認不出
除了這一串蟬鳴
還記得當初的節拍
還沒有忘卻我譜寫的唱詞
就只有這一江秋水
還日夜流淌著
曾經屬於我們的時代的記憶
平緩從容中
融入我初戀的青澀

2014年加州

■ 杰地

雪的短語

- 1
老人們捧著孩童想著往事
孩童們蹭著老人無視未來
鬢角灰白的不惑者
腳底生風踏碎了滿地雪片
掃院，修車，心在老人
與孩童之間
身在地下室與辦公室之間
周游冬雪世界的溫暖
- 2
雪落地，扔下了很多凌亂信息
掃雪的人揮汗如雨
迫不及待想要銷毀一些證據

不能等啊
等到雪化成了水，水流成了河
河水嘩嘩遠去
曾經的猶豫將不再成為秘密

- 3
飛行往西，離別雪地
想像著以海岸的溫情
定能理解雪與冷的多元關係

但很有可能，到了那邊
想起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會做些喂馬劈柴的事更為實際

- 4
從夢中撿回一條少年的繩索
繫在前世被風雪怒吼過的
春色之末梢
從此酣睡其上裝作高枕無憂
把來生的自由提前消耗

2013年12月聖路易斯

■冬夢

蹙眉女子

藍的天
白的雲
鳥過飛翔

枯的枝
萎的葉
大樹無聲

紅的蝴蝶結
紫的飄飄裙裾
石椅上坐著一位蹙眉女子

風送一程
我送一程
霞靄夕陽要歸家

霧大了，我需 要出去走走

擾人的冬雨
淅淅瀝瀝的下了整個晚上
今晨稍歇

霧
卻從四面八方
漸漸濃了起來

霧大了
我
需要出去走走

園子裡很靜
難怪飛過的蝴蝶
很輕

我怎麼有這樣的感覺
期待

■張子清

霧 霾*

我們砍伐樹木，侵占綠野
造起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
建起越來越多冶煉爐和化工廠
向世界推銷越來越多的廉價服裝
築起越來越密的高速公路和鐵路
讓火車越開越快汽車越來越擁擠
讓污水長流，煙塵滾滾
喂，朋友，你看到了嗎？
我們正在用厚厚實實的霧霾
縫製成一塊塊一塊塊裹屍布
裹緊我們一心嚮往的現代化。

2013/12/28

圍 牆

孤獨是一圈圍牆，係
越來越多去世的親朋好友
所砌造，它越來越厚
也越來越高
我推不倒，任何雲梯
也難助我翻越，出逃。

2013/7/23

*2010年公布的“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調查結果表明，“由於環境污染，中國已經有120萬人過早死亡，是全球提前過世者的近40倍。”

天空此刻會再灑一陣雨

讓我適時洗滌
蒙塵的心靈
或多或少的清醒

霧大了
我
需要出去走走

2013年寄自香港

■魏鵬展

體 弱

看不到的世界可能更美麗
窗外一隻蝴蝶飛過也未可知
也不必知
看到的是四周的白色
聽到比看到的圖像更美麗
你為我在白色的世界中
畫上不感興趣的圖畫
我是一個年紀很大的小孩
我知道頑皮會使我看不到世界的顏色
我不貪求看到
爬過很多座山
我看到後面的路很長
不想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遠
她蹣跚而走
跌倒了哭了又笑 我也笑
這是我縮小了的小腿
越過那座看不見的山
山中的溪水可洗去小手的污泥

2013年11月10日傍晚

伴你走下去

這是一個不完美的世界
擦去天空的彩虹
塗上我最愛的色彩
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世界
我在空室裏大叫
聽不到回音卻聽到癡笑
我喜歡那重複的晃動
屏幕的上落是多麼的迷人
我是完美的更正者
看到的東西總覺得不美麗
吃下一粒小藥丸
我的腿也不會增長
狂奔於公路上
我知道那裏沒有盡頭
紅紅的夕陽還未落下
我喜歡那長長的影子
疊在短短影子上

2013年11月25日夜

■李斐

方言

友人一次
 又一次暗罵明罵
 國罵太多太多
 他聽不懂
 的方言
 我覺得聽不懂
 的語言
 不曉內容的喋喋
 格外動聽

2013年11月18日上午紐約

謊言

所有語言
 無不動聽
 但最動聽的
 莫過謊言了
 如果聽不懂
 請聽大人物
 笑吟吟
 告訴你

2013年11月18日下午紐約

王渝家的陽臺

王渝家的陽台白白闊闊
 鐵欄柵處處紐約冷色冽冽
 寒風溜過皇后區千戶萬門底長廊
 唯一的獨特的不渝的樓房
 藝術家們被接待有了溫室
 來自海內外作家相互取暖
 可有其他好客和慷慨廳堂
 請在這裡合掌許願
 當流星飛過
 際此七層樓高的懸空花園
 每個來客攜來深植內心的花朵

■于中

人行道

大路把我身形
 修長成
 窄窄的縮影

問候

最近的日子
 還好
 離明天不遠

蒲公英

撐起雨傘
 風吹的口哨去散心
 陽光般爛漫

花瓶

空虛的本色
 流露
 被佔有之後

12/12/2013 寄自休士頓

是誰不在此時映麗怒放
 爭相發言互碰酒杯約略表明
 無視美食只道有了一個暖窩
 帶來祖國香煙嚴力向來不缺
 濃密煙霧中如何去看望遠方
 張耳呵再來一杯紅酒或白酒
 大家微醺眼瞳中也許倒影星河
 再會了主人的殷勤老友歡聚
 請不要說細數星星日子應有幾多
 站在陽台迎風有台就能望鄉踉踉

2013年12月16日紐約

出逃 仲連寧蹈東海去亡命
 到達彼岸的炎黃子孫
 二千二百三十年前的
 童男童女 帶著秦人的語調音聲
 站在島國西望著故園
 墾殖 脫離祖龍暴政的 文明
 清純的淚光溶化有
 祈禱和祝福宗主國的 痴情

焚書坑內呻吟的灰燼
 阿房宮上咆哮的烈火 沉積散亂
 在時代久遠的泥淖中 再難分清
 更何況有 漢唐盛世的光環
 宋金交疊的縱橫
 傳送來 先進教化帶來的 共鳴
 平假名 片假名 自創的文字
 共存在漢家方塊字裏行間
 協調得 渾然天成

忽必烈的鐵騎無緣跟 武士交鋒
 大艦載折沉消在一陣神風之中
 膜拜出 不願再俯首臣服的精英
 大明帝國的海防 禁不住
 倭寇頻頻盜襲的 血腥
 從東漸的西風中 學會了科技
 從火山帶地震中 爆發出來了
 櫻花般燦爛而暴開暴落的回應
 大和魂 燃起入主中原的狂想
 百餘年間的維新導引著軍國的強盛
 令 淹有亞洲的大東亞共榮圈的
 軍閥野心 再也把持不定
 南京大屠殺 珍珠港偷襲
 太平洋戰爭 串演和納粹東西呼應
 到頭來 是飽嘗重重的報復災劫
 再承受 無條件投降的永久屈辱
 去親嚐 兩度原子彈的燬滅性

我們 在二十世紀後期大舉出逃了
 有漢唐的正統 有交趾的弟兄
 投奔怒海所剩餘的 殘軀
 難民 是幸運 還是屈辱的名稱
 由時間去清洗 休去再追問究竟
 只能留下的是 向代代子孫的叮嚀
 叮嚀 叮嚀你們萬萬不可
 重蹈五百個童男童女後人的覆轍
 輕率 向兄弟鬩牆 向彼岸用兵

2013年12月末於紐約

■蔡可風 叮嚀

■馬浚謙 九龍塘官立小學小六

小 息

小息，
同學玩耍、
嬉戲、當值。
我，
一個坐在一旁，
寂寞地
等待朋友
的到來。

手

皇后的手
很潤滑
我心中
皇后的手
很皺
媽媽
你辛苦了

■董益霖 九龍塘官立小學小六

爸 媽

我看見月亮
就想起爸媽

他們是明燈
照耀我將走的
路

爸媽
你們
太好了

■莫子彥 九龍塘官立小學 5B

太 婆

我看見

屁股
就想起壽包

我看見
壽包
就想起
太婆的
大壽
想起她的
笑容
真希望她可以
長命百歲

■覃業晉 九龍塘官立小學 6A

功 課

昨天
上帝叫我
把貓
放進雪櫃

今天
我在家
坐在椅子上
告訴他
我忘了
功課

■吳天恩 九龍塘官立小學 6B

手

手
多餘的
人用手去挖鼻子，
真髒，
用手去殺人，
真糟，
人
沒有手
多好

■謝鎮樺 九龍塘官立小學小五

媽媽的大肚子

媽媽的大肚子
多麼完美呢！
爸爸的白頭髮
多麼的帥呢！
這些都是愛我的印證

我一天一天地長大
他們一天一天地年老
但願時間倒流
再見那兩張美麗的面孔

■何萬曦 九龍塘官立小學小六

朋 友

我看見
魚缸裡的金魚
就想起小丑魚
想起小丑魚就想起那次
和朋友一起旅遊
跟朋友一起
真高興

手

手
破壞
建設
用來破壞
要斬掉
用來建設
要保留

■周蔚然 北京中關村中國農科院附小六年級 7 班

假如我是一棵大樹

假如我是一棵大樹，

我一定要讓每片樹葉都閃爍著笑容，
讓自卑的人充滿自信，
讓悲觀的人感到快樂。
我絕對不會想：
“這樣將會讓我的一生多麼枯燥。”

假如我是一棵大樹，
我一定要讓每片樹葉都載滿著安慰，
讓路過的小動物感到溫暖，
讓乘涼的小動物覺得幸福。
我絕對不會想：
“這樣將會讓我的生活不夠多彩。”

假如我是一棵大樹，
我一定要讓每片樹葉都凝滿著陽光
讓飛過的小鳥感到祥和，
讓安居的老鳥感到安寧。
我絕對不會想：
“這樣將會讓我的日子多麼單調。”

假如我是一棵大樹，
我一定要讓每片樹葉都掛滿著祝福，
祝福這個世界充滿和平，
祝福這個世界充滿美好。
我絕對不會想：
“這樣將會讓我的歲月不夠妖嬈。”
(指導教師：郭璋)

■唐宇佳

北大附中重慶實驗小學部四年級培生1班

風雨雷電

風婆婆

我喜歡風婆婆
呼呼呼
她把桃花姑娘的臉吹紅了
呼呼呼
她把田野裡的稻穗吹黃了

我討厭風婆婆

呼呼呼
風婆婆折斷了小樹的楊柳細腰
呼呼呼
風婆婆吹來了暴雨和冰雪

可愛的風婆婆
一年四季伴我成長
可惡的風婆婆
把我的臉吹得幾經風霜

雨娃娃

雨娃娃可真淘氣
愛翻跟斗 翻著翻著
就來到了人間
把大地弄得濕淋淋的

小草說
雨娃娃，我快渴死了
雨娃娃送來了甘泉
小草變得清新可愛了

小樹說
雨娃娃，什麼時候給我洗洗頭
雨娃娃送來了洗禮
小樹的黃髮又變綠了

魚兒說
雨娃娃，快來救救我
雨娃娃送來了救命水
小魚兒高興的翩翩起舞了

雷公公

雷公公愛發脾氣
它一發脾氣
轟隆隆 轟隆隆
天空就像炸雷一樣

雷公公 嚇壞了風
風兒不知該躲到哪裡
雷公公 嚇壞了寶寶
寶寶們被嚇得發抖了

雷公公
你為什麼嗓門這麼大
就算要打抱不平
可不可以小點聲

雷公公
我知道你嫉惡如仇
但每次打雷
你劈倒的可不全是壞人啊

性格急躁的雷公公
能不能像我一樣
海闊天空
心平氣和

電哥哥

電哥哥注定是一個俠客
好打抱不平
電光一閃
像劃破夜空的利劍
天地就被照得雪亮雪亮

電哥哥注定是一個戰士
總是扛起自己的鎧甲
雪洗天下
狂放而不傲慢
他以無畏的本色而閃光

電哥哥注定是一個英雄
絕不會在任何敵人面前發抖
風行電掃
豪氣貫穿於一生

每一個短暫的離別
電哥哥也會動情
電閃之後
常常會淚水漣漣

◎學生園地

■王婉娜

記憶把踉蹌腳步留住
往事拒絕湄河的放逐
潮來潮去
哥特式熱帶教堂
見證玫瑰經綻開
和平禱告的柔輝
心瓣朵朵
開在暗夜的鐵樹
那些年炮聲不停
走過乾旱的南國
反戰者吶喊
臉孔的早熟皺紋
迸裂出反宿命音符
再以低音聲頻
嘶訴虛無
啜泣憂鬱
仍始終漂泊地存在著
無法喚醒渴睡的諸神
陳年老牆仁慈裂出一個微笑
輕柔訴一段古老獨白
騎藍機車的白衣少年
靠著紅海似的磚壁
思想洩過街角
抖落一地的羊齒酸子葉
牽住灰紫花邊紗裙的她
以眼神在夕陽間互相織夢
採摘雲絮朵朵
共創一首一首幼嫩小詩
彷彿戴上翠綠芭蕉葉桂冠
追夢人生
曾經如此華麗過
不帶走一片花開花落的遺憾
魚露低調地擁抱紅酒的浪漫
青春傳說
原來飄自雨綿綿
天台上一盆米仔蘭的芬芳

*教堂位於越南胡志明市，正名是聖母大教堂，因使用紅磚建造，又名紅教堂，法政府建於1883年。

■曉蘭

魚

沿著一尾魚的印記
怔怔的在石板路上尋找
一個帝國的風華記憶
他們說：
市場裡的銀匠們，曾經
做了許多女神阿瑪地斯的雕像
她豐腴的乳汁，曾豐富的蘊育大地
又說，那斷落後被重砌的圖書館
曾經蘊藏許多帝國的風華啊！
從雅典到開羅的賢達
都在那修了又修。

朝貢的駱駝隊伍
在金字塔後的沙丘上
走著走著就消失了
亞歷山大的艷后
顧盼多情的眼媚在愛琴海上
留連幾番後也不再回來了
海岸線退得老遠老遠
山上老約翰的浸水池也枯乾了。

關於保羅被囚的事
仍在倒榻石柱荒煙蔓草間流傳著
有些不知情的天使，還在牆垣上哭泣
關於那帝國的風華呢？
己在山坡劇場回聲中悄然隱逝
僅剩下一些些
一些些，關於海枯石爛的傳說
像蒲公英在風中。

而，那一尾魚
那一尾沒有尾巴的魚呢？
早已游進大海
成群結隊
遠行而去。

註：土耳其的其以弗所，第一世紀愛琴海上第一大港。

1-10-2014 FV 1.1

■謝勳

這一盅茶的工夫

這一盅茶的工夫
驀然
回味了一生的
潺潺時光

眼看著
妳風霜拂過的巧指
輕輕撥動那茶針
把幾葉烏龍墨綠的捲曲
與日月精華的發酵
款款引入壺中

圍著這一張
玻璃桌，我們曾經
沉浸在孩子們
沒有一絲牽掛的笑鬧
傾聽父親
巴金森的細碎腳步

還有，窗外
莉莉的吠叫
屋簷的滴嗒雨聲
松濤伴著飄忽的雪花
——那些逐漸淡出
朦朧的日子

茶湯中
沈默的花香
一如，生命熱度
積累的罣礙
坦然放下後
那蜜黃色的自在

端起茶盞
隱約聽見
歲月崎嶇過後
低沈的琴聲迴旋

■杜風人

騾車

杯中一堆歷史 驚見
一輛騾車 逶迤秦淮河畔
忽而狼煙揚塵回溯 踽踽駛向
先秦分歧的淮水

滿載晉魏風月淪落陰霾詭譎風起雲湧的中原
雷霆電光閃擊的歷史長鞭
抽撈在騾背上 愈抽
蜀道愈長愈遠

輪迴轆轤騾背上一條又一條滄桑斑駁的
覆轍長卷
披卷輾轉破讀春秋紋絡疤痕的破綻
奈何七賢

竹林的竹帛才會叫痛 君山的斑竹才會落淚

迴盪宓妃情痕淚波的洛水 浪蕩沉浮
一張張 天上人間似曾相識的
純樸蒼白茫然無奈無助蒼茫淒絕純粹的
黃河臉 在破落孤絕的臉譜上
尋覓 一滴千古悠悠的良知眼神

驀然回眸 呷下此一顛覆朝代的騾車
拖拉的 原係一條長長的酒河

酒誌：

爾來閱讀北大人青年知識份子許知遠專欄
作家，一系列用腳丫把兒書寫歷史，羨煞
人。雖非全貌，卻點滴足跡斑痕中窺見豹尾
露出蛛絲馬蹄的傳統最珍貴的良知美學，對
歷史既愛又恨的他，在實踐“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專欄中曾提及亨利·福特的名言：
“歷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話”。

最近有位好心詩友匿名 e-mail 一堆“少見
的歷史照片”，瀏覽中驚見偌大的“騾車”
二字（係南京五十年代的行車執照），令人心
動，那歷史車輪迎面輾襲過吾酒後凸凹胸
腔的江山。面對此堆“少見的歷史照片”，
吾只取一瓢，其餘留待清醒的亨利·福特去
端詳命名之。

香 蕉

每次吃香蕉 即想起
蕉風椰雨的南洋
風口浪尖一朵飄洋過海的夢
把夢拋錨在無根的漂島 啊不
是有根卻著不到泥土的浮萍
因為風信子浮萍的別名叫做華僑

生活在北美大蘋果的紐約
每次吃香蕉 卻想起
南美洲香蕉之鄉亞瑪遜流域
偶爾也闖家逍遙到唐人街
朵頤一大餐盛唐的唐山
與鄰座台山來的老華僑閒聊
萬萬沒想到 我吃到
味道不一樣的香蕉

離鄉背井 滿載
一車故土鄉愁的老華僑
卻載不動新大陸的一車香蕉

唐人街 長長的一聲長嘆
現在的華青是一夥香蕉仔
只因為土生土長皮黃肉白的香蕉
沒有鄉愁

敞開沒有地契零疆界的胸懷
生命沉重的輕 輕輕
放眼地球村 處處
都擁有另類香蕉的異鄉人
鐘鼎山林 處處
海闊天寬

囚籠的鑰匙

每一成年人心中都有一個小小的
囚籠
囚禁自己不為人知小小的夢
夢中情懷有一上了鎖的一滴痛
囚籠之外

■林小東

一曲悲歌

那個門把風隔在窗外的晚上
你就像一曲悲歌
冰冷旋律
把我全身沸騰的血
凍結成一塊
時間讀不懂的
傷

照 鏡

有人說
鏡子是不會撒謊的朋友
他天天站在鏡子前
看清楚自己
惟恐臉上
長出陌生

2014年寄自越南

眾喙噉噉
因為他們以為自己是啄木鳥
可以鑽開任何的夢穴
不會在乎山林疼痛的疤
沒有天外
蠅蠅鑽營
一頭鑽入名與物的慾望黑洞
局外人慧眼撞見的是一隻烏鴉
永遠看不見自身的蒼白
籠裡籠外
錯錯莫莫
曾經滄海眾裡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鑰匙在自己口袋的闌珊處
千萬莫打開心靈深處一滴淚痕的鎖
2013.12.15

■ 達文

花蝴蝶

你曾是黑白世界裡
唯一的彩色 追逐你的孩童
絕對天真

你終於停止掙扎
以煉獄為淨土
把翅膀的紋理印上雲端

投 稿

我把我這些
培育了整年的花草
擺進春天

人們看的多
問的少
最後也隨意
挑走了兩三朵

剩下的
孩兒們
我帶你們回家
合上筆記本
我陪你們安睡

競 爭

當你辦雜誌時
我還在週末昏睡

我不服氣
拿起書本
開始裝深沉

你乾脆一行詩也不再寫

■ 姚詩聰

夜台北的隨想

1.
再如此沿著空洞壁 下去
乳白色的小蛇就會
從泉眼吸盡不深的湖泊
9月28日記

2.
又一輪復活的必修課 做完
疼痛得我醞釀不捨的淚水
拿著期望重新開始的通行證
我走出圍城 又走進圍城
住久了後 卻又得搬回
9月28日記 24日靈感

打打麻將
結婚生孩子
剛過四十就死掉

你甚至不屑
鄙視我

漠雲辭

在我看來你是雲
雪白的寂靜
脹滿了天空

在神看來你是泡沫
輕袖一揮
飄散為雨
澆滅痴心妄想

■ 張禮

在春天相愛

在春天的晨光裡，我寫下愛
寫下我們曾經的家園
寫下我們愛的歷史
也寫下他郎河畔
那對相依相惜的身影

我最愛的人，我在這個春天
卻不知如何再想你了
我無法讓愛情無堅不摧
也無法，讓春光美得毫無瑕疵
我的寶貝，人的一
生
你不會知道，自己有時候
突然會出現在哪一個地域

我們沒有過承諾，只要願意
我們就走在一塊
莫怪我呵，這個春天
我懶散也很疲憊
我只是把太多的時間
許給了文字，作嫁的文書
只取寵了別人的目光
無法為你在冬天取暖手足

其實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一起圍坐在爐火，倒一上壺酒
一起談天說地，一起哭笑
我卻常在省城一個郊區的鬧市
一個驛站或郊外的麥田裡
讓自己的視線模糊下來
還是我的大意，應該早一步
幫你縫製一件寒衣
當風經過身旁，把春天召喚

2014年寄自昆明

■陳銘華

眼鏡寓言

就在“酷狗眼鏡”擾擾攘攘遮遮掩掩即將推出市場之際，我在老朋友弗洛伊德先生的故紙堆裡也找到了自己動手製造“有色”眼鏡的訣要，非常簡單容易，和讀過他的大夥一樣，一說出來都會會心微笑。只不過年少時，聽過許多人把女士們的胸罩也叫作眼鏡，對這個唯心論的方法便有些懷疑；年長後又被所謂的心理防衛機制所壓抑，難以將構思變成實體，對唯物論方法的信心便也蕩然無存

如今在早該知天命的時候，再去聽人們爭論“酷狗眼鏡”究竟是不是“眼鏡”？駕車者戴上它觸不觸犯交通規則？……倒不如率性打造一對“老朋友眼鏡”，隨心所欲，無罣無礙，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反而會覺得這東西除了上網、攝影、通話、導航、訂約會、找餐館等等一般性的功能都欠缺之外，要看什麼有什麼甚至更多更妙，要美夢有綺夢，要奇裝有異服，要透視有全裸，驚喜層出不窮……完全可以為機場安檢或喜歡窺人隱私的政府所用，而不必擔心留下任何惹上麻煩的物證

2013年10月5日

■徐澄泉

一座名叫邵夫子的山

題記：宋代大儒邵伯溫，為避戰亂，舉家從河南洛陽橋畔遠徙四川犍為，蟄居城郊安樂窩，死後歸葬郊外紅花衝山上。德行、學識感於當地，尊稱其為邵夫子，亦將其墓葬之山叫做邵夫子。惜乎“文革”之中，夫子墳洗劫一空，只剩荒土和野草！

山還是那座山。

人不是那個人。

身前那個比紅花衝更高的洛陽人，像宋朝的政治和軍事，有太多的轟轟烈烈，又有太多的沉寂暗啞。

反對變法，躲！逃避戰亂，還是躲！終究躲不過命，不能把77歲的生命延至78歲，以至更遠。

他說：“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

既然命已至此，最多只能——“存心養性以事天”。

他的天不在繁華的洛陽，不在宋朝，而在偏居一隅的犍為，在880年以後，在荒草叢生荊棘遍佈的紅花衝，在無數後人踏尋的腳下，在他們仰望的山頂上。

塵歸塵。土歸土。繁華褪盡，命歸於夢！作為孤魂野鬼，作為喪家之鬼，他夢了多少夢，夢的什麼夢？

我不敢驚擾以命事天的邵夫子的好夢，時時留意，步步小心。卻無意之間，驚飛了一隻——堅守蓬間的守靈鳥。

2013年寄自四川

■聶難

塵埃

我清晰地看到它們在陽光的隧道裡安逸而自由地遊蕩，看到它們旁若無人似的橫衝直撞。像蒲公英，風一吹就四處飄飛，而它們沒有蒲公英棉絮般的潔淨和純粹。

它們的出現讓人討厭，它們的出現讓乾乾淨淨的空氣充滿污濁、骯髒。其實陽光的照臨不是為了給它們鼓掌與喝彩，而是為了讓這些纖細的顆粒狀的塵埃能夠發現自己惡俗的靈魂，能夠在倉惶之中逃離人們的視線，止住它們所幹的勾當。

我難以想像，當太陽疲乏地被時光趕進黑夜，世界從此陷入漆黑，塵埃會以怎樣猙獰的面目洋洋得意地在無人顧及的時候肆虐成災。或許，那個時候，塵埃也會因為失去他人的留意而倏然落定吧？不然，這大美的人世間也怎能夠得以有短暫的消停。

那些落定的塵埃，一粒壓著一粒，一粒抱緊一粒。在樹葉上，遮掩了綠葉的經脈，搶佔了陽光的惠澤與恩賜；在大地上，被人們邁出的步伐狠狠踩在腳底，再不見它們驕橫跋扈的樣子；在暴雨下，它們更是失去了在空中紛飛的蹤跡，成泥成土……

2014年寄自雲南玉溪

■夢陽

濕地的草

在濕地，還有什麼比做一棵小草更為容易？

風吹過，低低頭再抬起。

雨襲來，彎彎腰再挺立。

命運的無奈與孤立，一縷陽光就

可輕輕抹去。

只有雷電折斷了那一段生動的翠綠，才讓人感到一絲淡淡的痛，是那麼小，那麼細。

而那下面的根，卻不從也不曾發出半點嘆息，只是更緊地抓住大地。

2014年寄自北京

一雙褲襪

◎莉拉·者格 作◎秀陶 譯

一、

不，那不是橡膠的。雖然它們也能拉長去適應一些不同的情況。開始時他們又小又不像樣子，但穿過一些日子之後，便變得又長又大了。只有著用它們時，他們才伸展起來，又走又跑，有時還會跳舞哩。一般說來，他們都是肉色的，但深淺不同，而且會掉色。

它們來得不便宜。雖然適應性強，然而拉扯以及意外還是會損壞它們。人們一直在精心地研究，想使他們更結實耐久。然而到目前為止，大家還是不知道那一天它們會破？只是不想它們破得太快，其實這全靠運氣。

我們只不過要它們盡職，不鬆垂，不要一拉就破，不要老是丟人現眼就好。至於隨處出現洞洞，或者外皮皺皺的當然叫人難受。

當它們被穿得無用（拋棄？）之後會怎樣，誰也不知道。

二、

面世已有許多時日了。褲襪對它們這個名字可是不高興極了。本來內褲應該是深藏不露的，現在好，一露到底。而且褲襪哭哇，哭什麼哭？

於是它們便想替自己取個新名字，如：暹羅共體人，腰膀之間相連。可憐的傢伙，成日連著。一個要動，另一個想不動也不行。

陰核緊貼褲，特別是那個別緻的白色棉內襯。輕輕地滑來滑去，從這邊滑過那邊，而且上上下下地，就像個水壺蓋子，鬆緊恰到好處。水滾了，它鬆得能動但又緊得能夠感覺到。

還有別的名字，如“上緊”，或者“皮箍”，或者“逗伴”。甚至還有標語口號式的如“順應吧！”（順應隨節拍而推動），或者“一雙盲鼠”，看它們怎樣跑動吧。

如今褲襪已因拉扯而破舊了，它們也理解生命太短，不宜換得太勤，所以它們回復到真實的原始。而且自慰地認識到襪筒也不過是個筒，是個筒，是個筒……

譯後：

Lila zeiger，美國女詩人。此詩 Pantyhose 她將之拆開來變作 Panty 和 Hose，而後同 Pantie 及 Pant 以救火的水管等連想起來，不怎麼好譯，總之蠻好玩的。

第4屆越日俳句獎◎謝振煜 譯

首獎◎陳德越

在嫩芋葉上
露珠凝結
小小月暈

二獎◎胡氏錦紅

狂風午
貓與鼠
同處荒屋

10 評審獎

阮文正

銀鐘聲
敲紅蓮蕾
褐蝶驚醒

陳氏鳳兒

月下
坐唱海歌
一對輪椅影子

阮氏海

晚池
放生魚
留戀人手

丁春好

梅花映水
凝視秋湖底
起知己心

陳勝傑

竹塌子
茶壺冒煙
高臥鄉情

黎玉女飛花

枝上一小繭
小蝶伸頭看
葉飛

阮煌靈

我遮帽過河
村河化海
你在波中飄零

黃文倫

富士白天高
櫻桃紅地面
憶扶桑兮兮

陳明智

送行天邊
辭別無言
喁喁雨落

裴文順

夜漫長
月暈冷
籬聲遠

日文首獎◎鄧陳寶慶

（自譯）

雨下
犁耙
想到明天

日文二獎◎黃氏亮

（自譯）

天際
凝睇著
我的夢

（年輕人 2013.12.8）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詩選 ◎岩子

德國的十一月

Im deutschen November

這便是秋：它，叫你心碎！
逃吧，快逃！——
太陽逃往山裡，
爬呵，爬呵，
一步一喘憩。

世界萬般憔悴！
風悲弓宛歌
舞弄著疲憊的琴弦
希望逃遁——
它哀聲連連。

這便是秋：它，叫你心碎！
逃吧，快逃！
啊，樹上的果兒，
你在顫抖，墜落？
那夜
講授了一個怎樣的秘密，
叫你紅撲撲的臉蛋兒
佈滿冰冷的恐懼？——

你守口如瓶，默不作答？
那還有誰開口講話？——

這便是秋：它，叫你心碎！
逃吧，快逃！
我不美麗
——星菊切切低語——
可我熱愛人類
給人以慰藉——
快來賞花吧，現在就
低下你的身軀
把我來採擷 ——
啊，在他們的眼瞳裡

閃爍起回憶，
比我更加美麗的回憶：——
——看見啦，看見啦——我如此死去。

這便是秋：它——叫讓你心碎！
逃吧，快逃！

人啊人，你聽！

O Mensch! Gib acht!

人啊人，你聽！
深邃的子夜在訴說著什麼？
“睡著，睡著——
我從深邃的夢中醒來：——
世界萬般深邃，
深邃於白晝的想像，
痛苦萬般深邃——
情慾——比心病更加深邃。
痛苦喝道：走開！
然而六慾七情都渴望永恆，
——渴望深邃、深邃的永恆”。

瞧這傢伙！

Ecco homo

對，我知道自己何等出身！
貪婪無厭堪與火，
一邊燃燒，一邊自焚。
點起一團光明，無論去哪裡，
留下一堆灰燼，當我離開時：
沒錯，我就是火！

松與霹靂

Pinie und Blitz

我超高於人和獸，

兀然獨語——無人與我交流。

我太高，太落寞 ——
我等候：可我等候什麼？

九霄雲天近在咫尺——
我等候那第一道霹靂。

虔誠者說

Der Fromme spricht

上帝愛我們，因為他創造了我們！——
“人創造了上帝！”——高貴者如是說。
愛，還是不愛？甚或
索性否定自己的傑作？
造物主踢踏著魔鬼的蹄掌，一瘸一跛。

獨行者 Der Einsame

恨死了，領導與被領導。
順從？不要！統治——更不要！
自己不恐怖的人，也不會令別人恐怖：
而只有令別人恐怖的人才得以統治。
我已然恨死了自己領導自己！
我喜歡跟森林和海洋的生物一般，
將自己消失上那麼一陣兒，
去妙不可言的角落奇思異想一番，
完後再從遠方將自己勾引，
自己把自己——引誘回家。

克魯索在英格蘭

Crusoe in England

一座新的火山爆發了，
報紙上說，上個禮拜我讀到
有艘船看見了一座島誕生：
起初只是些許蒸汽，在十哩以外；
然後一塊黑斑——可能是玄武岩——
在大副的望遠鏡裡升起，
出現在地平線上，像隻蒼蠅。
他們為它命了名。而我那可憐的
老島仍舊
未被重新發現，未能被重新命名。
沒有一本書寫對過。

呃，我有五十二座
淒慘的小火山可以攀爬，
只需幾個滑行的跨步——
如灰堆般死寂的火山。
我以前經常坐在最高那座的山上，
還站起來點算其他那些，
裸露，鉛灰，腦袋全給炸掉了。
我會想，要是它們有
我以為火山應有的大小，那我就
變成了巨人；
要是我變成了巨人，
我禁不住會想
山羊和海龜的大小，
或海鷗，或層疊的巨浪
——那些巨浪呈閃爍的六邊形，
四面逼近，逼近，但總差那麼一點，
閃爍，閃爍，雖然天空
幾乎是陰霾一片。

我的島似乎
是種雲的存放處。這個半球所有
多餘的雲都來了，懸浮在
火山口的上方——它們乾熱的喉嚨
摸起來滾燙。
是因為這樣才下這麼多雨的嗎？
為什麼有時候這整個地方都嘶嘶作響

海龜笨重地爬過，背殼高高隆起，
像茶壺一樣嘶嘶作響。
（當然，為了任何一種茶壺，
我定會付出好些個歲月，或取走一些）
一層層熔岩，湧出來奔向大海，
會嘶嘶作響。我會轉身，結果會發現
原來是更多的海龜。
海灘上全都是熔岩，色彩斑駁，
黑色，紅色，和白色，還有灰色；
大理石般的色彩如精美的陳列。
我還有海龍卷。噢，
每次有半打之多，離岸很遠，
它們來了又去，推進，後撤，
它們的腦袋在雲裡，它們的腳在
磨蹭起的一片片
移動的白色裡。

玻璃煙囪，能屈伸的，消瘦的，
神甫般的玻璃生物——我看著
水像煙一樣在其中盤旋而上。
美，是的，但算不上什麼同伴。

我常陷入自憐而不能自拔。
“這是我應得的？我想肯定是了。
要不然我不會在這裡。是否
曾有一刻我其實自己選擇了這個結局？
我不記得了，不過可能是有的。”
即便如此，自憐又有什麼不對？
我的腿在一處火山口的邊緣
肆意晃蕩，我對自己說：

“可憐應該從家裡開始”所以我越是
覺得可憐，便越是覺得像在家一樣自在
太陽在海裡落下；同一個古怪的太陽
在海上升起，
只有一個它，只有一個我。
這島每樣事物都只有一種：
一種樹蝸，明亮的紫藍色，
薄薄的殼，什麼都爬，
爬僅有的那一類樹，
煤黑，矮灌木般的東西。
蝸牛殼成堆地在這些樹下，

從遠處看，
你會斷言，那是一片片鳶尾花床。
只有一種莓果，深紅色。
我嘗過，一顆一顆地嘗，
隔幾個小時來嘗。
沒那麼酸，蠻不錯，沒有不良反應；
於是我自釀飲料。我會喝下
這糟糕的，起泡的，辛烈的，
直沖上我的腦門的東西，
吹起我自製的笛子
（我想它的音階是天下最怪的），
在山羊群裡醺醺起舞，大叫。
自製的，自製的！可我們不都是嗎？
我深深地喜愛
我這最細微的島上產業。
不，根本不是，因為最細微的
是種淒慘的哲學。

因為我懂的不夠多。
為什麼我沒能通曉一些事？
希臘戲劇或天文學？我讀過
的書充滿了空白；
詩篇——呃，我試過
對著我的鳶尾花床朗誦：
“它們朝那內在的眼睛閃光，
這種極樂……” *什麼極樂？
我回來做的頭幾件事
之一便是翻查原文。

這島有一股山羊與海鳥糞的氣味。
山羊是白色的，海鷗也是，
兩者都太溫順，或者它們以為
我也是隻山羊，或海鷗。
咩，咩，咩，啾，啾，啾，
咩…啾…咩…我的耳朵依然
無法擺脫它們；如今它們讓人難受。
充滿疑問的啾啾，模稜兩可的應答
在一地嘶嘶作響的雨，
和嘶嘶作響，徐步的海龜的上方，
實在令我心煩。

當所有海鷗同時飛起，它們的聲響
就像強風中的一株大樹，像它的樹葉。
我會閉上眼睛想一株樹，
一株橡樹，譬如說，帶有真正的
樹蔭，在某處。

我聽說過牛會得島病。
我以為那些山羊就得了這病。
一隻比利山羊會站在我命名為
希望之山或絕望之山的火山上
（我有充足的時間玩名字遊戲），
咩，咩地叫，嗅著空氣。
我會抓住它的鬍子，看著它。
它的瞳孔，呈水平狀，變窄，
沒有表示，或顯露點惡意。
我真看膩了那些顏色！
一天我用我的紅莓果
把一隻山羊羔染成了鮮艷的紅色，
只想看看
略為不同的東西。
結果它媽媽都認不出它了。

夢最要命。當然我夢見了食物
和愛，可它們無非就是
愉快。然而我會夢見這樣的事，
如割開嬰兒的喉嚨，誤以為
它是隻山羊羔。我會做
噩夢，發覺有其他的島
從我的島延伸出去，無盡
的島，島孵化島，
就像青蛙的卵變成了島
蝌蚪，而我知道我得在
這每一座島上生活，最終度過
漫長歲月，記錄它們的草木，
它們的鳥獸，它們的地理。

就在我以為我一分鐘都不能
再忍受的時候，星期五來了。
（對那事的記述全不是那麼回事。）
星期五不錯。
星期五不錯，而且我們是朋友。
要是他是女人就好了！
我想蕃衍我的同類，
我覺得他也想，可憐的小夥子！

有時他會撫摸山羊羔，
跟它們賽跑，或抱著一隻到處走。
——好看；他有好看的身軀。

後來有一天他們來了，把我們帶走了

如今我住在這兒，另一個島，
看起來不像島，但誰來決定？
我的血裡滿是島；我的腦子
孕育出來的島。可是那群島
漸漸消失了。我老了。
我也悶倦了，喝著我真正的茶，
周圍是乏味的木料。
架子上的那把刀——
散發出意義，像個十字架。
它曾是活的。多少年了，我
求它，懇求它，別折斷了？
我心裡記著每一處缺口與刮痕，
淺藍的刀刃，崩裂的刀尖，
刀柄上的木頭紋理……
如今它根本不會看我。
活的靈魂涓流而去。
我的目光盯著它，然後繼續移動。

本地博物館要我
把所有東西都留給他們：
笛子，刀子，皺巴巴的鞋子，
我那蛻毛的山羊皮褲子
（衣蛾進了毛皮），
陽傘，我花了不少時間
才記住怎樣撐開傘棧。
它還能用，不過，折起來，
就像隻拔了毛的瘦雞。
怎麼會有人要這種東西？
——而星期五，我親愛的星期五，
死於麻疹
就在十七年前三月到來的時候。

*出自華茲華斯描寫水仙花的著名
詩作〈我像雲一樣孤獨地漫遊〉：
多少次，當我臥在榻床上，
閒空著，或沉浸於憂愁的思緒，
它們朝那內在的眼睛閃光，
這種極樂正是孤單的好處。

存在與虛無

——試論張莚的詩風

◎胡爾泰

前言

紀弦（1913-2013）於1953年在臺北
創辦《現代詩》季刊，1956年發起“現
代派”，追求詩的知性與純粹，揭起台
灣現代詩之大纛，此唱彼和，蔚成風氣
，影響詩壇至鉅。張莚（1948-）雖因
當時年紀尚輕，未加入現代派，但日後
與該派一些詩人交往密切，甚多過從，
因此，在他長久的創作生涯當中，多少
受到紀弦及現代派的影響。張莚後來於
七〇年代加入了以追求現代詩風為尚的
《創世紀詩社》，迄今近半個世紀，作
品量多質精，儼然是《創世紀詩社》與
台灣詩壇的健將了。

要給現代派下一個“標準的”定義，
其實很難，因為“詩無達詁”，且每位
詩人自有其獨特的風格。但是，“追求
創新”（包含新穎的意象、格式與文字
的出奇制勝、超現實的意境等等）是該
派詩人共同的目標，殆無疑義。在“追
求創新”這個標竿之下，現代派的詩人
卻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路：一條與傳統
完全脫鉤，一味追求新奇與怪異，製造
了一籟筐李金髮式的晦澀詩；另一支則
揉合了傳統與現代，會通了泰西與華夏
，馳騁其才華，成就了一種新的繆思面
目。興趣多方、涵養湛深、閱歷豐富的
張莚，應屬於後者。

張莚先後出版過三本詩集：《醒，陽
光流著》（1980）、《調色盤》（2007
）和《影子的重量》（2012），每本詩
集都包含了百餘首的詩，總計已超過“
詩三百”的規模了。後兩本詩集寫作和
出版的時間較為接近，分卷的用心亦有
相通之處，甚至都出現七行詩〈風箏〉
。而且，〈青花瓷〉一詩的“空”的意
象，承襲了《調色盤》收錄的〈不是春
天〉一詩的“空虛的”白瓷瓶意象；悼
念沙牧的“終站”意象，也出現在悼念
周鼎的詩中。《調色盤》收錄的〈返校
日〉一詩中的“擁抱一切都已空了的冷

寂”，到了〈透視〉（收錄於《影子的重量》）一詩，就轉化成“擁抱那早已不存在的夜”。從這些例子來看，張堃風格傳承的痕跡，清晰可辨，因此本文的立論就以此兩本為據。

綜覽張堃的 300 餘首詩，會發現他寫作的主题是多元的，每一卷各以主题標示之，這提供了吾人管窺其詩風的窗口。關乎此，前輩詩人張默、痲弦、洛夫、沙穗和白靈已有精闢的論述。本文打算另闢蹊徑，從“存在與虛無”的角度入手，再旁及其他，略論張堃詩的一些風格。

存在的詩與詩的存在

流行於二十世紀六、七〇年代的存在主義，起於齊克果（Kierkegaard）的專著《哲學的片斷》，發皇於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Sartre, 1905-1980）的名著《存在與虛無》。齊克果認為存在和本質分開，和思想分開（齊克果有一句名言：我思考得越多，越失去自己的存在！）。存在主義哲學的主要觀點是人生的“偶然性”，齊克果稱之為“拋棄”（Geworfenheit）（轉引自噶林《存在主義導論》，頁 30-36）。沙特在尼采“上帝已死”的觀點之下，進一步主張“存在先於本質”（轉引自松浪信三郎《存在主義》，頁 65-68）。沙特說，存在主義所追尋的“自我”，是每一個人的各自的“自我”。易言之，所有的存在都是“自體存在”（être-en-soi），存在就是它本身。而人與其他存在不同之處在於：人不是一般存在，而是獨特存在。人之所以是“獨特存在”，是因為人可以脫離自己的狀態，在未知的地方，而非現存的地方不斷去完成自己。（松浪信三郎《存在主義》，頁 117-122）。沙特的這番言論，明顯地受到海德格（Heidegger, 1889-1976）的影響。沙特又說，“意識”是一種“對己存在”（自覺存在），其本身是“虛無”。人是向著存在，又向著自己本身不斷分泌著“無”的一種“對己存在”（松浪信三郎《存在主義》，頁 121-124）。這正是沙特的存在主義核心之所在。

近代存在主義的主要內容已如上述，

但是它與詩又有何關係呢？詩人張堃的詩又與存在主義有何淵源？這個問題可以從張堃的成長年代求解，他正是在存在主義風靡全球的時代長大的；吾人更可以從張堃的作品中直接尋找答案。他的詩常觸及“存在”的議題，雖然《影子的重量》詩集中出現“存在（主義）”或“（不）在場”這些字眼的詩，只有〈青花瓷〉、〈終站之後〉、〈缺席者〉和〈透視〉這四首。但是，整部詩集收錄的 103 首詩當中，涉及“存在”的詩卻多達 45 首，約佔二分之一弱，足見他對“存在”的關懷或憂慮。而《影子的重量》詩集名稱中的“影子”一詞，本身就隱喻了“存在與虛無”。

收錄於《影子的重量》的第一首詩〈馬路〉，很明顯地觸及自我的存在問題。詩云：

一直等到／從窸窣的脚步抽離，從／轟隆的車輛抽離，從／嘈雜的市聲／抽離

我才找到自己

人在紛紜擾攘的塵世中，容易迷失自己，不易還原本來面目，一如“馬路”之淪為人車走的路。只有在撥開所有的市聲之後，人們才驚覺到原來是給馬走的路，“馬路”也才找到自己的存在。

同樣收錄於《影子的重量》詩集的〈紅樓劇場〉一詩，以“擬人化”的手法將“紅樓劇場”比喻成一個患了癡呆症的老人，“他已完全忘記自己／也曾年輕過／風光過以及／漸漸凋零的歷程／而今他穿上一套／改了又改的舊西裝／在西門町原來的老街角／一臉風霜／又茫然地站著”。存不存在，不由存有物之外表來決定，而是依賴一種“自覺”，一種“對己存在”。

〈洗臉記〉組詩第二首，也在詮釋沙特的“對己存在”，此“對己存在”亦有超現實意味。詩云：

我在鏡子裡／對著鏡子外的自己／左右各扮了一個鬼臉／童年的嘻笑聲／遂即由遠而近響起／由鏡子內一直響到鏡子外

〈某部電影散場〉也用了相同的手法，只是用“銀幕”代替“鏡子”：……他留在劇情裡／看自己由座位上

／站起來／慢慢走向／一再重複的主题曲中／走進／故事的結局

〈寄秦松〉一詩的末節，詮釋了存在的“偶然性”：

他走了／不告而別／只留下自己／在畫裡，也在畫外／抽象著

在〈青花瓷〉一詩當中，“空著”的青花瓷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容器”，“只能用全身上下泛著釉光的紋身／證明自己的存在／並且最終也證明了／空著的理由”。這首詩充滿了“存在”與“虛無”的辯證，而且與杜象（Duchamp）所繪煙斗的標題“這不是煙斗”（Ce n'est pas une pipe），有異曲同工之妙。

〈透視〉是一首值得玩味的詩，它不僅涉及存不存在的議題，還有意象的交疊和超現實的味道寓含其中。全詩如下：

一面鏡子／悠悠自暗室醒來／湊不成形的影子／沿著牆壁滑落／消失在另一個黑暗中

他夢見／浴後的自己／根本遺留在鏡框裡／全身赤裸／竟和一個陌生的影子／擁抱／那早已不存在的夜

在這首詩中，鏡子、影子、自己和夜交疊在一起，而“湊不成形的影子”在夢中（超現實的境地）變成一個陌生的影子，擁抱那早已不存在的夜。夜既然不存在，那麼，擁抱夜的影子以及鏡框中的自己，也都不存在了。整首詩要表現的是，詩人脫離了自身的狀態，反觀自己是否存在（詩中的“鏡子”就扮演了反觀者的角色）。這種向著存在又對己存在的表現方式，與沙特的存在主義若合符節。

〈缺席者〉一詩，最能表達詩人對存在主義的詮釋。詩云：

不在場／那人成了唯一的話題
他曾坐過的椅子／現在被／另一個演說的人／正揮弄誇張的手勢／佔據著

在這首詩中，“不在場”的缺席者暫時不存在了，但是佔據同一張椅子的另一個演說的人，卻又驗證了“缺席者”曾經存在過：一種“對己存在”。“另一個演說的人”，其實就是“缺席者”

。張堃的詩經常出現的“空（著）”或“虛無”的字眼（在《影子的重量》詩集中約佔四分之一篇幅），這些詩都涉及“存在與虛無”這個哲學命題。張堃可以說是擅長寫哲理詩的詩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寫下多篇感人肺腑的悼亡詩和懷友詩。

意象的重疊與並置

台灣的詩壇受到二十世紀初起源於西方的“意象派”（Des Imagistes）或“意象主義”（Imagisme）的影響很大，以追求新意象為務（有的所謂“詩人”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這方面，張堃是很謹慎而且游刃有餘的，雖然努力經營新的意象，卻始終能保持頭腦的清晰，使意象不至於駁雜混淆。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鍾情於王弼“得意而忘象”和劉勰“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之說，把意象的重點放在“意”上。而西方的意象派卻強調“象”，這從意象派大師龐德（Pound）給“意象”下的定義，可以看出端倪。他說：“能在瞬間展現智性與情感之複合物者，稱為意象”（飛白主編《詩海》，頁1134）。西方意象派常用的手法，有“意象疊印”（superposition）和“意象並置”（juxtaposition）兩種：如果兩個意象構成明喻或隱喻，則為“疊印”；如果超出比喻的範圍，使範圍擴大，則稱為“並置”（前引書，頁1137）。從這個角度來看，張堃的詩出現“意象疊印”的場合，要比“意象並置”來得多，這從他寫的俳句和短詩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在“意象疊印”方面，從張堃的詩唾手可得。早在他的第一部詩集《醒，陽光流著》就收錄了一首叫做〈時間〉的詩，在這首詩中，他把時間比喻成“門”，詩人在門內門外徘徊，此門內門外就觸及人和鬼魅的“存在”議題：

推開門／我在出入之間／許多燈亮起後又相繼熄滅／陌生的鬼魅一閃而逝／不知在門裡還是／門外

在〈調色盤〉一詩當中，調色盤、街道、廣場和詩人四者交疊在一起，皆受

制於大自然的調色者：雨，這雨也象徵萬物命運的主宰。在〈夏天〉（收錄於《調色盤》）這首詩中，詩人自身和夏天疊在一起：詩人是夏天，夏天是詩人，因此，連詩人的“影子竟也著了／火”。在〈波基尼公園〉一詩的後半段，詩人這樣說：“一隻青蛙撲通跳入水中／我才驚見／漣漪裡映出的／依然是那朵／含苞待放的青蓮 以及看蓮的那人／留下的疑惑容顏”。這讓我們想到松尾芭蕉著名的俳句詩，只是加上了“青蓮”這個隱喻（隱喻李白）和西方意象派的“疊印”（青蓮、李白和看蓮人疊印在一起）手法。同樣收錄於《調色盤》的〈登樓〉這首詩，鞋聲、樓梯聲和心聲交疊在一起。同樣的手法也出現於〈贈魚——寄洛夫〉這首詩，其中把詩集、晚霞、浪濤、漁歌和錄音帶五種看似不相關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惟其間有意象的重疊，也有意象的並置。

在《影子的重量》這本詩集當中，也有不少“意象疊印”的例子。在〈睡蓮〉一詩中，詩人與睡蓮疊印在一起；在〈三伏天〉一詩中，蟬聲與暑氣疊合在一起；〈俳句五帖〉的第二首詩，青蛙與雲影疊印在一起。在〈新北投的那條小街〉一詩中，人的背影和暮色重疊，一起變老。同樣的手法出現在〈一個老婦的側影〉一詩，在其中，老婦與季節疊印在一起，老人顫抖的手好比深秋的枯枝，“試著去抓住／一抹就要散去的灰雲”；季節的冬天好比老婦人的風燭殘年。在張堃的詩中還有不少“意象疊印”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可以說是箇中能手。

在“意象並置”方面，〈點燃夜景的寂寞〉一詩頗具代表性。“寂寞”（這是張堃詩中常見的字眼）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如何用景象把它表現出來，需要很大的功力。在這首詩中，詩人鋪陳“星星與燈火的對話”、“淚水與唯美派”的辯證之後，說“唯美的寂寞”（而非“星星與燈火”）點燃“黑夜”（浪漫主義）。從整體來看，一如唯美派之點燃浪漫主義，寂寞也點燃黑夜，這種意象的表達是十分新穎的。而一般人認為“寂寞”是冷的，卻能點燃黑夜，這

就有超現實的味道了。

超現實的無所不在

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是流行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文學和藝術思潮（起源於1924年），它的興起受到佛洛伊德“夢”的解析和達達（Dada，起源於1916年）的啟發。超現實主義大師布魯東（Breton，他本人也參與達達運動）說，超現實主義就是“純粹的心靈自動作用，經由其引動，人類以文字、書寫或任何其它的活動來表現思想的真實運作，這思想不受任何理性或任何美學、道德觀念的束縛。超現實主義基於一種信念，相信一種特殊形式之間的關聯所表現的更高層次的真實，相信夢境的無限意義以及漫無目的的思考”（轉引自雄獅《西洋美術辭典》，頁826-7）從這個角度看，超現實是另一種形式的存在。

現代派的詩人很喜歡使用超現實的手法，以表現新奇的意象，張堃也不例外，雖然他的詩集中提到“超現實主義”這個字眼的，只有四首詩：“Les Deux Magots”（雙叻咖啡館）、〈一幀合影〉（收錄於《調色盤》）和〈戀人〉、〈別了，喬禽〉（收錄於《影子的重量》）。在前三首詩中，張堃提到了一些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和文學家：達利、米羅、布魯東、阿波利奈爾等人，（這多少反映了他對超現實主義的愛好），但是張堃與其他詩人不同的是，他經常把超現實和意象以及存在等主題連在一起。

其實，張堃不少詩有明顯的超現實主義風格。例如〈尋〉一詩所云：不意驚起的幾隻漂鳥／竟把花香撲飛成／一片白茫茫的／寒霧；又如〈泗潛一片月色中〉一詩當中，詩人想像自己“是一尾受傷的魚／泗潛一片冰冷的月色中”。在〈病中偶詠〉一詩中，“不止的咳嗽／竟把剛剛浮現的陳年往事／咳成一片落日餘暉”。〈一幀合影〉有如下的詩句：“那些不見了的頭顱／全都留在照相館的暗房裏…留在暗房裏的／尚有那幅畫／以及整夜的黑”〈油紙傘〉詩云：“簷溜／把濕漉漉的心情／滴滴

答答地／溶入多柳樹的江南／我剛撐開的傘／卻旋出一陣冷風…忽遠忽近的笛聲／竟不意涉水踏入／一冊陰森的聊齋中”這四首詩不僅意象新穎，亦有超現實的味道。尤其是最後一首，更耐人尋味：從“多柳樹的江南”轉到“冷風”，然後在“笛聲”（聊齋的母題之一）的牽引之下，再轉到“陰森的聊齋中”，從垂柳覆堤的江南美景，轉入陰森森的、鬼氣十足的恐怖氛圍，其間轉折之突兀與不可預料，直教人毛骨悚然！

〈在梵谷自畫像旁小立〉這首詩的第六詩節雖然有點詭異的超現實，卻有幾分的溫情蘊含其中：

突然間，我聽了幾聲輕咳／轉身一看／原來你已早我一步回來了／回到美術館長廊的一個角落／回到你自己的畫裡…我靜立一旁／端詳你削瘦的倦容／看著，看著／從你深陷的眼睛裡／看到一幕繁星低垂的夜空／正向我漸漸／逼近

這首詩不僅是超現實之作，而且詩人與梵谷疊印在一起了，梵谷的名作〈星夜〉自然就逐漸向詩人逼近了。

在〈戀人〉這首詩中，張堃詮釋了米羅 (Miro) 的同名作品：

他們相愛／如觸高壓電般／達達了起來／非但在變形的夢境之中／還原了本來面目／更在超現實的幻影裡／顛覆彼此／最後／解放了

這首詩觸及何謂“本來面目”何謂“超現實”的根本議題，更妙的是，此詩把“達達”動詞化，一方面暗示了米羅是超現實主義者，也曾是達達的一員；另一方面，達達是一個擬聲字，是電擊的聲音，也是床第性愛的聲音。整體而言，這首詩表現了達達主義高度想像力和非理性、荒誕不經的特質。如果把詩看成一幅畫，那麼，這首詩也很“達達”了。

最能表現張堃超現實主義詩風的，其實是〈三個共和國〉組詩，它包含了三首詩：The Conch Republic（貝殼共和國）、Banana Republic（香蕉共和國）、澎湖共和國，不僅涉及“存在”，也蘊含了超現實主義。詩人發揮高度的想像力，將三個名字本來就很超現實的共和國，來探討它們的地理位置和獨立不

獨立（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這裡，張堃“玩弄”了一些文字技巧，1982年“創立”的 Conch Republic，變成了一九八二年“獨立”，澎湖共和國也是虛擬的，經由這種手法，使這組詩充滿了政治的反諷 (irony)。

結語：諸法交融

在台灣的詩壇上，張堃算是一個很獨特的詩人。為經商之故，他往來於世界各地，因此積累了豐富的閱歷。他又深諳西方藝術，頗能得心應手地將西方的名畫用新詩詮釋出來。他以高度的想像力，揉意念和文字於股掌之間，因此常發驚人之語，讓人耳目一新。

張堃高明之處在於，幾乎每一首詩都含有豐富的意涵、多元的手法。例如，〈透視〉這首詩不僅涉及存不存在的議題，還有意象的交疊和超現實的味道寓含其中。〈點燃夜景的寂寞〉、〈油紙傘〉等詩不僅意象的表達非常新穎，而且十分的超現實。〈時間〉一詩意象交疊，也觸及“存在”與否的問題。〈在梵谷自畫像旁小立〉一詩是超現實之作，也有意象交疊的情形。質言之，張堃不少的詩，同時使用了各種手法（意象的疊印或並置、超現實、象徵、反諷等等），而歸結到“存在與虛無”這個嚴肅的主題。這也是為甚麼他的詩常以辯證的方式結尾，為甚麼他的詩未經常出現“空”或“寂寞”的緣故。

張堃更高明之處在於，他在一首詩當中雖然交融運用各種不同的手法，但卻是極其自然、絲毫不露痕跡地表達。誠如痲弦說的，“只見性情，不見技巧”，張堃的詩幾乎已然到了姜白石所云“自然高妙”的境界了。

（本文作者胡爾泰為台灣健行科技大學教授、詩人與詩評家。）

詩人眼中的

“霾”

◎向明

霾者指空氣中漂浮的塵沙懸浮粒子，古昔即有之。《詩經》〈終風篇〉有云：“終風且霾、惠然肯來”。但今年之霾霧更加猖獗，往昔頂多靠近蒙古沙漠的北方城市受到鋪天蓋地的沙塵為害、而今更遠播華南各地，甚至飄到了南方的東南亞諸國，且今日之霾成份已不止於塵沙，多了一些硫酸、硝酸、有機碳氫等化合物，對人體之危害遠大於昔日單純的霾。日前，霾霧空襲到了上海，嚴重到近距離不能清晰看到人影，發出嚴重的污染警報，道路交通受阻，機場飛機停飛，民眾大嘆不敢呼吸。

上海一位知名詩人西庫乃憑著敏感的詩眼透視出一首多面性寫“霾”的詩，現照錄如下：

霾 / 西庫

霾在前
成為人們普遍的前途

霾在左右
成為生活的某種實證

霾在後
是不用回頭即可判認的命運

霾在肺
完成與世界互相綁定的膠著結構

霾在人心
既斥退了光明，又取銷了真正陰影

霾在相對的
任何兩眼之間，目力各自枯萎

霾在埋藏我們
且成為墳墓

在西庫這七段兩行的描繪下，所寫下的已不是單純空氣中為害的霾霧浮懸粒子

謝冕：詩壇風景中之風景 ◎古遠清

——寫在《謝冕評說三十年》出版之際

，而且一語雙關的影射到，他們這生活周遭有形無形的各種箝制，各種明暗裡外交關的利害關係，總之像霾一樣的使他們感到前景不明、對看也不順眼，好像被埋藏掉。

霾瀰漫到台灣為時不長，也沒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作息，只是虛驚一場，瞬即被恆常的燈紅酒綠所忘記，我也用四行詩句錄下今年我對霾的印象：

霾 / 向明

不請即自遠方奔來
使得紅藍綠都相繼蒙塵
都說這是
來統一我們色調的媒介

我這詩也難免不會想到台灣現行分色政治的現實、黃沉沉的沙塵暴一來，不管紅衣、藍衫、綠裙都一律蒙上一層另類色彩，這不也是來“統一”色調的一個方法麼？有人在我的“臉書”上留言說“真是妙喻”，其實我是“短笛無腔信口吹”，一切都是巧合而已。

正是，寫“霾”不用正面描繪，詩人總愛借題發揮。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如果說，新詩寫作是文壇的一道亮麗風景線的話，那麼，謝冕堪稱風景中之風景。

這“風景”體現在——謝冕是一位有代表作的評論家。有人寫了一輩子，個人文集出了皇皇幾大卷，可就沒有留下一篇文章被後人記得。丁玲曾提倡一本書主義，其實對評論家來說，寫一篇有歷史穿透力、能入文學史家法眼的文章足矣。回顧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史，秦兆陽有〈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巴人有〈論人情〉、錢谷融有〈論文學是人學〉。謝冕是繼秦兆陽等人之後，以一篇文章影響後世的評論家。那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謝冕率先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為現代詩辯護。該文影響深遠，與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徐敬亞〈崛起的詩群〉一起被稱為“三個崛起”論，在當時扮演了新的啟蒙者的歷史角色，為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掃清了理論障礙，以至談論謝冕，就像一位學者所說的是在“談論一個詩歌年代，談論一種詩歌選擇。”

謝冕是有個人風格的評論家。趙樹理的作品，不看署名也知道是他寫的。評論家很難像作家一樣，寫出自己的風格。當代文學評論史上的黃秋耘屬此類，可後繼乏人，如今終於有了謝冕接棒。這位一直站在當代詩評論前沿、關注詩的發展評論家，把寫詩的才華用在詩評中，其文章屬“詩質評論”。他的論著不以嚴密的邏輯和完整的體系著稱，而以個性的張揚為讀者所喜愛。這是一種反規範的“謝氏文體”（曹文軒語）。謝冕自稱“反季節寫作”，其專著也是一反常態在賓館裡寫而不是在圖書館寫。他完全不像那種“思想僵化、觀念老化、身體退化、等待火化”的“四化”長者。他老得好漂亮：記憶力超常，才華橫溢，富有感染力的朗笑時時濺落……當然，“謝氏文體”很難被傳統的學者所接受，如“海外學者”香港嶺南大學某教授、香港大學某副教授就很不

以為然。

謝冕對別人的圍攻不作申辯，那怕是大糞澆頭式的酷評（如嚴厲質問他為台灣的“反共”詩雜誌提供了哪些服務？還諷刺他編《20 世紀中國文學經典》深諳商業運作的法門，看準的是賣點，是為賺銀子），他都不回應。朦朧詩論爭的對手均是大牌詩人和身居要位的評論家，可謝冕從沒有寫過一篇答辯文章。他保持沉默——連眼珠子也不轉過去，這是一種很高的境界。他不像有些人喜歡“鞏固國防”，謝冕最喜歡做的功課是埋頭“抓生產”。以前有位年青人要送艾青進火葬場，現在有人在網上“刀劈謝冕”，說什麼新詩不是老年人這些“無齒之徒”的事業，要他下課。對此，他均一笑置之。這次我編《謝冕評說三十年》，把許多圍攻謝冕的文章編了進去，他毫不在乎，這使人想起魯迅曾要編《圍剿集》。

謝冕的人格魅力來源於“三真”：真實，真誠，真人。以真為鏡的謝冕，竟把奉上級之命寫的反自由化“檢討”一字不改刊在《謝冕編年文集》中，試圖以自己的坦誠去照亮那些所謂“記憶文學”中偽造自己歷史的骯髒文字，這種勇氣真讓人佩服和驚嘆！在這個講真話極其困難的年代，謝冕毫不掩飾自己所走過的漫漫風霜冰雪路，其崇高境界讓人聯想到王國維的一句詩：“偶開天眼覷紅塵”。

作為“北大派”（臧克家語）的領軍人物，謝冕一貫低調行事。有人稱他為“大師”，他說“我叫謝冕”。這個“北大派”成員有孫玉石、洪子誠等人。此學派反體制：不靠課題養活自己，還自籌資金出書辦刊。他們把編選詩史料當作自己的重要任務，可現在的學術評價體制是不把編選當成果的，潛規則是“論文第一，專著第二，資料第三”，可評價體制的掌控者就沒有想到清人蕪塘退士編的《唐詩三百首》，比任何一篇論文或專著都具影響力。

在後世影響方面，張愛玲有“張派”，余光中有“余群”、“余派”，謝冕也有“謝家軍”——這不光是指他的得意門生黃子平、孟繁華、季紅真、張志忠、程文超等人，還包括不是北大出身的一批人緊緊圍繞在他的周圍，包括資深學者吳思敬、任洪淵、劉福春等。

謝冕還是詩人、散文家，其作品〈永遠的校園〉進入中學課堂。不少研究生均樂意把謝冕或“謝冕現象”作為學位論文。這是一種“互文”關係：謝冕這位寫文學史的人，同時文學史也在寫他。

對謝冕我們也有遺憾。曾有人勸他不要把精力浪費在為青年作家寫序上，應埋頭寫自己的專著。謝冕這回終於不辜負大家的希望，他獨著的插圖本中國新詩史很快就要問世了。讓我們祝賀他，為這位永葆學術青春的學者成就熱烈鼓掌！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威廉·埃弗森（William Everson, 1912-1994）是被公認為老資格處於核心內的垮掉派詩人，他也是一位知名的木刻印刷家。他曾把惠特曼《草葉集》的序文以手工木刻成 11x15 英寸的印刷本，以高價 \$450 美元賣出了 115 部；另一本讚美詩集則於 1981 年拍賣出七千美元！該詩集只手工印了 58 本。

埃氏的父親是來自挪威的移民，胸懷大志，但年青時在加州首府當一個小樂隊的指揮，他也是一名印刷工人。母親小丈夫二十歲，是一名排字工人，她是德裔及愛爾蘭裔移民。她們夫妻不和，可是教子嚴格，小威廉則崇拜母親為女神，害怕父親，視他為妖怪。

為了要養活多個孩子的家庭，詩人的父母遷往加州中部的 Fresno 農產區生活。雖然詩人不是個好學生，但是他的北歐文化有劇作家易卜生、音樂家格里格、蒙克畫家等藝術家的背景，使他得到鼓勵而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受到喬埃斯、勞倫斯、桑德堡尤其是南加州的羅賓遜·杰弗斯泛神論的影響，打開了詩人的內心和神秘的泛神心靈窗戶，勉強地進入了大學，但也因此追不上學業而中途退學。

在 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因他拒服兵役而被政府處罰在塞拉內華達山脈（Sierra-Nevada）一國家公園勞動營內三年半修山路苦役。釋放後和在那裡認識的朋友一起去舊金山，參加了以雷克斯羅思為首的詩人集團。

他年青時曾在薩克拉門托參加過一個名為基督科學改徒的邪教機構（Christian Science），宣告自己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經過他天主教徒的妻子的影響，他當了多明我會（Dominican）教派的不經宣誓的修士，度過了七年的中世紀般修道院生活。

他在 50 年代即投身於垮掉派詩派的宣傳，並帶著古色古香的神秘色彩，取名為安冬尼努斯修士（Brother Antoninus），發表了 14 部詩集，多為評論社會的詩章。

他評美國社會的形式主義和唯物觀，提倡羅賓遜·杰弗斯的強壯肌肉神秘主義及東方宗教思想，攝取各種宗教的營養，這與垮掉派詩中的神秘幻象一拍即合。

杰弗斯在舊金山貧民區的街道作慈善工作（Skid-row）派食物救濟無家可歸的人群，辛苦工作為他自己的超越苦海，從暫居之地（Tabernacle）至精神之光的領域。那才是真誠的：孝順、強調的窮困精神和貞節的美德……他的詩作〈男人的命運：安東尼努斯修士的絕唱〉（Man-Fate: The Swan Song of Brother Antoninus）帶有嚴峻慘淡經營的風格，獲得《時報》（Times）讚揚為“垮掉了的修道士”（Beat Friar）。他的主題是人群要宗教深層的思維和意義。但卻被教堂視為色情主義（Erotic）。

1969 年。埃氏脫離僧侶的生活，和一個小他 35 歲的女郎結婚。同時埃弗森深入地研究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精神分析心理學，特別地重視原型心理學（Arche-typal Psychology）。他認為惡魔的陰影是人最可怕影子（Shadow），要與之協調而不是鬥爭。

埃氏並研究巴塔耶（G. Bataille）的多餘性慾論。多餘（Excess）就會置人群於死地，這可是危險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因之他提倡冥思插入宗教的課程。總而言之。埃氏是提倡和平和環保的一位垮掉派詩人，他的地位比得上金斯堡。

下面以他的一段詩句作結：

男人的命運
轉在女人的胴體上
她採取長的前進
和長長的後退
她界定這兩者
憑藉她的本性

（張子清譯）

編輯筆記

本刊 1999 年 12 月第 55 期在“編輯筆記”中就正式宣佈“詩歌”一詞的死亡，代表著從那期之後我們在選發的來稿中，會一律將詩文內的“詩歌”更正為“詩”。當然，基本的編輯原則和認知是批評這個詞的文章，及引用原文、書名、詩訊和各項活動本來就稱“詩”為“詩歌”者應屬例外！由於長期的堅持，常來稿的作者對這一標準已經習慣和接受，部份更對“正名”主張表示認同。編者亦以這份堅持自傲，深信全世界的中文詩刊中，《新大陸》是“詩歌”一詞出現得最少的一份詩刊！可是最近卻有詩友反映，曾在一期內讀到“詩歌”一詞不下十次之多，令編者大為驚愕！如果這位詩友不是誤讀上面提及的諸如：《x x 詩歌選》或“x x 詩歌節”（編者總不能也將它們改為《x x 詩選》或“x x 詩節”吧？），那麼就可能真的是編者校對時的疏忽了！為了提高這方面的警覺，編者願意由自己承擔一年的詩刊訂閱費用，來回報能夠在 55 期之後任何一期裡找到十個或以上的“詩歌”出現在詩文中的讀者。並藉此告訴詩人們，無論大家對中文詩的前途有什麼樣的想法，起碼在世界的某一角落還有我們這份小小詩刊對“詩”的這種堅持！

詩人鄭玲逝世，感謝詩友們寄來悼念詩文，特別感謝詩人的丈夫陳善堯先生寄來的部份鄭玲遺作，使本期的“紀念特輯”得以組成來表達詩刊對詩人成就的敬仰及追思！

本刊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四十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北京上苑藝術館“國際創作計劃”之“國際詩人之家”（Home of International Poets）於 2014 年正式運作，駐館時間為 1-2 個月，由 DJS /HIP Residence Fellowship 提供生活補貼。2014 年駐館詩人是阿納特·羅比察德（Annette Robichaud）和李淑敏。

旅居加拿大的著名詩人痲弦將於今年四月下旬應邀訪問南加州洛杉磯及聖地牙哥兩城。

第十五屆國際詩人筆會將於今年四月中旬在雲南昆明市東川區舉辦。

由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獎組委會主辦的大型詩網刊《詩托邦》創刊號於 2014 年 1 月 24 日正式上線，網刊主頁：http://shige.artsbj.com/stb_001。

《星星詩刊》2014 年理論版：“現代詩的本土性與民族性”向詩壇同仁徵稿。歡迎將 5000 字左右的論文發到該刊郵箱 zhaosy3054@sina.com。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四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不買日本手機！